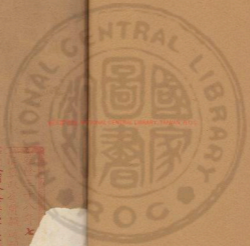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南, 民國



徐浦春秋留傳秘考壹部
貳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47859 w1



春秋四傳私考序

此書春秋四傳私考也誰考

之曰系齊年曰誅柘浦

臺石孫吳也然則曰私考

何也曰以孔子大一統人脩春

秋不敢直任褒貶而必曰

春秋私考叙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其義則丘竊之則是考也
即成春秋之旨而得石臣
私考哉昔者周道衰
小雅已殘後上擬豷夷內
侵至於三孺滿也之數於
子傷之因遠文於魯冊加

學削之形宜以明正道正人
事定善世不易大法其效
至於孔丘賊子無後之為後
者賴以理前古人之詳其
為其時左氏傳之及公羊
穀梁又相次傳之相氏傳最

晚出而議論大定學子者訖
大宗之不辭之四子者窮年
屹之不遺餘力各勅成強定
務棟前人之滿篋而崇其揆
他長哉抑豈新已淺之奇
情而美以擅文園哉善哉

因而動之其秋將之然其
照臨近海焦殺摧於子之困
亦仿而左氏公年穀梁則
為之日月為之而名德為之
霜雪雷電也其如玉相氏兮
又總之而論日月而名德霜

靈雷乍進而成之功德孔昭之
之田也然則吾明之道正人事
粵孔子之說於天下第世公年
不異左氏相不異穀梁列
之所以傳之者哉即句之工
拙之偽全矣不說於聖

人之道在不用誠大矣四傳私考
系初示之凡此免臺石書之
為可誦也正色立

知直者震於中孫之象之
將權奸之疏巧借翰也
意防之議國安攘也思以

但征責有之杜世之病也或盡
皆春秋行事以爲編異之以
爲紀也年之學子不爲也之
異而崇而爲親遠因特見
考究之是以系於學子也秋
坊也見考其詞嚴平義正

其文質而皆諱目之所趨心
適同然令人皆以目而毛昭之
其意加詳極矣雖身四傳中
乘其所以補四傳以不投而
爲一中在也功其甚偉也復
之孔及乘者所條藉所因

謂然時已固知母之來之子
不至易知而亦能知人自多
嗚呼不能已或曰曰道玄
明不美多也其秋則傳可
世地即不可也傳則相氏傳
者固乞以補三氏之缺上字

其宗之翁此出於一也而足能
考誠之辭取之矣不幾又於
矣詞乎且名多之重書固不
若是為和而所以望人為之於
不免於其者之嗚則傳而
四矣又乃用私考為聊系

願之曰不然下之用誠信之而
可甘日月而雨露而和雪之雷電
為之照臨為之波濤為之焦
殺摧折乎誠之待乎定
世而不及之知而不被之物乎
即已而辨於一曰之而矣而

一曰之而定誠世之謙不乞也
乎故世之知於理而不乞以相發
明即一曰之為勢莫為之也中於
理而乞以相發明則詞雜為
而不蘇今世之於理終在乞
大恐亦如仲子子氏之議乞

以正左氏乾侯敗績之議也
以正公羊奇仲孫姚者伯之
議則正穀梁也如公羊甫魚
札系聘之議則正相氏者也
列之於日月而後吾知雲雷
之運及所不及被以不被以成

中功而全之不用也而誠至
明之旨也正人事成春秋之
至也至之公之也余固公而
之以存一素子孔聖私考之
勺為名也見為序

嘗



萬曆丁丑月

賜進士等通議大夫南
系國子監祭酒前
翰林院庶吉士
司福
中督學西
政司
騰
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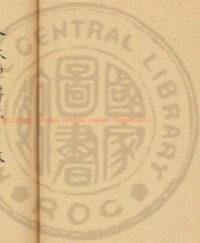
泰
謙
年
生
鳳
阿
萬
寶
初
首
七



春秋四傳私考叙

曩余與徐伯源氏計偕伯源
舟中抵掌譚古人纒纒證諸
春秋余已知伯源深於春秋
矣已而登

天子藉初試弋邑弋風稱衝劇



他令恒困即不困亦並薄
書期會耳伯源獨能以材興
吏治橫峯之變出七尺軀犯
難成功遭變事而知權伯源
有焉以故民譽隆隆起且效
畏壘尸祝之語在諸御史大

夫部使者薦章中晉直青瑣
鼂不及夕發大司馬失邊計
人謂千鈞一發虎狼墻騰狸
狴速逐也諸凡違革利蠹裁
剗豪冗無所避伏時時獻善
敗齟齬然直與古直臣爭烈

分憲西粵獨持風裁肅肅有
聲以不能俯仰翩翩然解綬
歸總之不離深於春秋故長
於治人公是非扶禮義以達
王事也是歲藩大夫叱士厥
子繼芳赴此捧伯源遺書謁

余曰先君披羅四傳參互考
訂彙成若干卷題曰四傳私
考繼芳不肯鏤圖不朽辱在
年誼懇名言於簡右庶幾哉
蠅托騏驎瞬息千里也余謂
春秋者聖人經世之大典也



炳炳烺烺如日中天凡有目
者覩之顧進退予奪時措從
宜言高而指遠辭約而義微
非上智而欲窺聖人之心
夏蟲見冰商鉅馳河也程伯
子直謂難知信哉是故左氏

之富也公羊之婉也穀梁之
辨也互有得失卒貽范氏之
譏獨一胡氏是非不謬於聖
人爲譚春秋者表其它證疑
今古蒿目以釋三傳者無慮
十數家進不通經還不守傳



元凱猶然失左氏弼杓人乎
余鏡伯源私考別疑似定是
非賢賢繼不肖直厲行胡氏
而窺聖人之用心可傳矣或
曰左氏素臣受經於夫子於
左不道斯亦已更引公穀適

以長惑且也春秋禮義之大
宗萬世之公也互考四傳而
題曰私考竊竊疑之余謂若
言是守一隅而昧通方觀河
流而未聞大理也嘗觀四傳
褒貶不同臧否異致其致也



經書尹氏正卿隱母耳菟素
烏他如此類豈鮮尠哉爲人
臣而欲知春秋四傳固所必
考也眉山云賞罰者天下之
公是非者一人之私惟天子
得以賞罰之也伯源之書亦

是非之耳謂之私固宜
皆

萬曆己卯秋八月

賜進士第資政大夫南京吏部
尚書前司經局洗馬兼翰林

院侍講纂脩

國史

經筵講官國子監祭酒年生對

山林嫌項首撰



春秋四傳私考卷之一

隱公

浦城 徐浦 著

按左傳云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釵子
生隱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手曰
為魯夫人故仲子歸于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
以隱公立而奉之奉云何奉桓公也奉桓公是
桓也又曰不書即位攝也曰攝則以桓為當立
也公羊傳曰拒弑而貴隱長而卑其為尊卑也

國史

經筵講官國子監祭酒年生對

山林嫌項首撰



春秋四傳私考卷之一

隱公

浦城 徐浦 著

按左傳云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釵子
生隱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手曰
為魯夫人故仲子歸于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
以隱公立而奉之奉云何奉桓公也奉桓公是
桓也又曰不書即位攝也曰攝則以桓為當立
也公羊傳曰拒弑而貴隱長而卑其為尊卑也

微國人莫知隱長又賢諸大夫板隱而立之隱
於是而辭立則未知桓之將必得立也且如桓
立則恐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故隱之立爲
桓立也隱長又賢何以不宜立立適以長不以
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桓何以貴母貴也母貴則
子貴是亦論桓之當立也至穀梁子傳則曰公
何以不言即位成公總志也爲成之將以讓桓
也先君總之欲與桓非正也探先君之惡而遂
以與桓則是成父之惡也若隱者可謂輕子乘

之國蹈道則未也夫穀梁之意是言隱當立也
而特惜其不當讓耳胡氏傳則首點隱公以爲
內無所承上無所累是與爭亂造端而篡弒之
所由起是則專貶隱公不當立也夫左氏公羊
之論是桓而委曲以全隱穀梁之論是隱而嘖
嘆其成惡惟胡氏則專貶隱階亂而亦平不明
言孰爲當立然則其究何居耶夫聲子生隱公
仲子生桓公則隱桓俱側出立當以長以賢明
矣以長以賢則隱公之當立必矣公羊母貴之



說不知何據胡傳之說似亦過替隱公然隱公既立矣而必欲徇匹夫之小節規規將桓是讓為亦左矣至觀其對羽父之辭曰為其少故也吾將殺之矣是其本心欲固讓於桓而桓公顧聽羽父之譖甘心於弑兄為桓之罪焉可逃哉噫隱之死亦可悲矣後之欲辨桓隱當立之是非者當以穀梁為正然欲立桓公乃惠公一念之私也以惠公一念之私至有以弟弑兄之禍有天下者可不慎與及桓即位胡氏又明隱之

當立而此節乃云云者母亦責備之意與故知春秋之義者而後可以論是非定人品矣
鄭伯克段于鄆

胡傳曰鄭伯惡養天倫使陷於罪因以翦之固推見鄭伯之至隱矣然鄭伯之心非惟無弟而亦無母父矣左氏曰鄭伯克段于鄆遂寘姜氏于城穎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此其心何心哉蓋姜氏當武公之時常欲立段矣鄭伯憤蓄于心及克段不覺發之於言乃真心之不

容擗也使非封人之對則母子之倫絕鄭伯復何自立於天地間哉噫觀於鄭伯則隱公不其賢乎

天王使宰咺歸仲子之貽

仲子惠公之妾桓公之母也惠公愛桓隱為桓立人皆知之故因其喪而使咺來弔媼桓也公羊謂隱以桓母之喪告諸侯是在仲子既沒之後也左傳以仲子為子氏故以為魯凶事非禮也詛矣穀傳曰母以子氏仲子者何惠公之母

孝公之妾又何其大謬歟夫觀仲子為惠公之妾則隱之當立益昭昭矣

公會戎于潛

胡傳之論正也左傳曰脩惠之好是也穀梁曰會戎危公也三說咸當然皆未觀于時矣夫隱公之時何時也戎狄強盛不知有中夏久矣戎請盟會在公雖欲不會其可得乎公志在脩好又奚顧其危哉書曰公會戎于潛則會者固公志也自是盟于唐固無怪矣

紀履緌來逆女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大昏親迎禮也使大夫非正也穀梁胡氏之論當矣然則不親迎躬於此乎曰前此矣齊之詩曰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瓊華乎親迎之禮久廢在女子亦習俗而不覺其非也大春秋之始而書此固亦愛禮之意與

夫人子氏薨

公羊傳曰夫人子氏者隱公之母也何以不書葬成公意也子將不終為君故母亦不終為夫

人也夫隱公之母穀子也非子氏也子不終為君母亦不終為夫人其說亦太深鑿決非聖人筆削之旨穀梁子曰夫人者隱之妻也卒而不書葬婦人之義從君者也此說得之矣胡傳亦然

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日食天變也胡氏傳詳矣上書日食下書三月庚戌天王珣崩變莫大焉人君而知此則必知

謹天戒矣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公羊子曰尹氏世卿周天子之大夫也世卿非禮卒何以書天王崩諸侯之主也胡傳從之左傳尹作君君氏卒聲子也不赴於諸侯不反哭於寢不祔於姑故不曰薨不稱夫人故不言葬不書姓為公故曰君氏不知何據

宋公和卒

宋公和宋穆公也穆公宣公弟與夷宣公子與夷即所屬殤公也馮穆公子也初宣公不傳位

於子與夷而立弟穆公及穆公疾不與其子馮乃召大司馬孔父而屬其死之子與夷左氏美之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及與夷立莊公馮弑與夷以故國亂禍不絕公羊傳曰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為之也其論不亦正耶予嘗讀梁孝王世家初竇太后欲景帝立弟孝王為太子袁盎諸大臣亦引宋宣公不立正生禍亂為對事因寢則宋宣公之命弟非命以義命以禍矣故於其沒不書曰

費而書卒春秋之微詞也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宋穆公傳位於瑒公與夷矣穆公子馮出奔鄭為瑒公者當念穆公之詎而善視其子可也乃聽衛州吁之言伐鄭以除害圖其東門五日而還其禍之及也不亦宜乎故書以宋首兵惡宋也且衛有弑君之惡而宋甘與之黨春秋誅亂臣討賊子於書法之間其詞嚴矣

秋彙帥師會宋侯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彙公子彙即羽父也帥師何會宋也會宋何伐鄭也不書公子何貶之也再叙四國所以惡四國也夫隱之讓桓宋穆公之屬與夷其義同也桓未立而彙之計行與夷即位而伐鄭之師會忍心害理莫此為甚若魯公子彙衛公子州吁則皆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耳為黨與厥罪維均春秋據事直書而其惡自見矣

考仲子之宮

初獻六羽

孟子入惠公之廟仲子無祭享之所隱公為桓



而祭其母故別立宮以祀之非禮也然其用意則委曲而周矣曰初者明前此用八之僭也用六幾於禮矣而獻於仲子之宮亦非禮也

宋人取長葛

長葛鄭邑也取者恃強之詞宋曷為取之惡其納馮也夫穆公有德於殤公殤公立乃忌馮而伐鄭逆天理無人心甚矣春秋兩序宋主兵此又書宋取長葛其所以著殤公之罪不一而足矣

鄭伯使宛來歸枋庚寅我入枋

曰鄭伯使宛來歸枋見歸枋者鄭伯之志也前此鄭人來輸平志欲易矣然枋猶未入也至是彼歸枋我入枋則枋為魯有矣曰我入者強入之詞尚未易許也至以璧假則入矣夫枋為鄭湯沐之邑許為魯朝宿之地皆受之於天子者以枋易許各利其便於是見鄭有無君之心謂天王不復遷守也於是見鄭有無親之心而欺與人先祖所受之邑也觀下文鄭伯以璧假許

田亦以鄭為首所以著鄭之罪重於魯而魯之罪亦並見矣胡傳論當

宋公齊侯衛侯盟于危廬

按程氏曰宋為盟主與鄭絕也夫鄭何罪哉宋殤惡其納馮而絕之亦異矣春秋重書宋公不一而足惡宋也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周三月夏之正月也雷出電見大雪非其時矣非其時則為災異春秋書此所以著隱公鍾巫

之禍兆也

秋宋人衛人入鄭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宋鄭交惡特以馮故而摺與國以相攻其首惡則在宋也春秋書宋伐鄭者三然宋終不能有加於鄭乘四國之敝而取戴則卞莊子之術也宋其能兵哉書四鄭伯伐取之言易也雖然鄭固善戰而宋實好戰胡傳獨以鄭善戰服上刑為稍過



冬十一月壬辰公薨

公之薨羽父弑之也羽父之弑桓公意也篡逆之罪著矣不書弑而書薨孔子於魯諱之也噫隱公本意屬國於桓而竟不免殺身之難焉讒人之口可畏哉然羽父驍狠不仁公聞且見矣乃不能早辨而預防之以及於弑惜哉

春秋四傳私考卷之二

浦城 徐浦 著

桓公

春王正月公即位

桓無王其曰王何所以治桓也繼故不言即位此言即位何與聞乎弑也桓公與聞弑君之賊而書即位著其罪而深絕之也美惡不嫌同詞春秋之書法也穀梁胡氏之論極當或曰隱公當立而不書即位桓公篡立而書即位何居曰



冬十一月壬辰公薨

公之薨羽父弑之也羽父之弑桓公意也篡逆之罪著矣不書弑而書薨孔子於魯諱之也噫隱公本意屬國於桓而竟不免殺身之難焉讒人之口可畏哉然羽父驍狠不仁公聞且見矣乃不能早辨而預防之以及於弑惜哉

春秋四傳私考卷之二

浦城 徐浦 著

桓公

春王正月公即位

桓無王其曰王何所以治桓也繼故不言即位此言即位何與聞乎弑也桓公與聞弑君之賊而書即位著其罪而深絕之也美惡不嫌同詞春秋之書法也穀梁胡氏之論極當或曰隱公當立而不書即位桓公篡立而書即位何居曰



隱不書即位者特以其立也上不稟命於天子
內不承國於先君故首繼之以明大法春秋責
備賢者意也此書即位如其意也所以甚桓公
之罪也噫春秋之法嚴矣胡氏此段詳辨隱為
當立其欲立桓讓也非攝也則桓篡弑之罪益
不容誅矣

公會鄭伯于岳鄭伯以璧假許曰

公會鄭伯修好于鄭也先是鄭衎雖入魯許
田尚未入鄭至是公會鄭伯則已示許之意

矣故鄭伯以璧假許田覘公意也假不言以言
以非假也非假而曰假諱易地也諱之何禮天
子在上諸侯不得以地自相易也上書鄭伯使
宛來歸衎著歸衎者鄭伯之志此書公會鄭伯
于岳見與許田者桓公之志桓公之志何在脩
好也脩好何已有篡弑之罪故欲隣國之與之
也此段較梁胡傳俱好

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孔父死於君難春秋書及賢之也既賢而名之



何也劉侍讀所謂既名其君於上不得字其臣於下禮也穀梁以父爲字謚誤矣孔父先死而曰及何意在弑君而累及孔父也然宋公立十年十一戰而民不堪命觀其圍鄭伐戴皆宋首兵孔父身爲大司馬無能改於其德何賢之有茲特賢其死耳雖然父不死督不敢逞若父者亦賢矣哉假令不賢其能繫君之存亡乎宋公不義不道則固可以死矣春秋書其名惡之也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按左氏曰爲路故立華氏也蓋宋督既弑鳩公取郕大禹賂公公受之故爲茲會以定其位以成其亂耳愚則曰公身爲篡逆其目宋督之弑心其與之黨矣雖無禹賂亦將首倡故書曰公會揭公爲首惡甚之也胡傳詞嚴義正

夏四月取郕大禹于宋戊申納于太廟

按穀梁傳曰拒內弑其君外來人之亂受賂而以其祖非禮也左傳臧哀伯之諫倫矣納于太廟其享之乎



蔡侯鄆伯會于鄆

三國地與楚鄰為懼楚故為茲會耳夫不知脩德行仁以自守其國家而徒恃會盟以自固焉能免於禍乎厥后楚卒滅鄆虜蔡侯終鄆之世服役於楚不亦可傷哉喜乎孟子之言曰君如彼何哉難為善而已矣

公子翬如齊逆女 齊侯送姜氏于謹公會齊侯

于謹 夫人姜氏至自齊

按娶妻必親迎禮之正也使大夫非正也凡公

嫁女于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以禮於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今桓公不親迎而遣公子翬齊侯不遣上卿而親送夫人踰境春秋書之二公之失昏見矣其曰公會齊侯于謹明公之行為齊侯非為姜氏也曰夫人姜氏至自齊不言以至明夫人得見乎公也不能防閑於是乎在敵筭之刺兆於此矣禮重大婚娶夫人國之大事春秋詳書

圖謹禮之意歟胡傳好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按左傳曰致夫人也仲年齊侯之愛弟而史之
來聘脩好于魯以致親之之意也夫魯桓篡逆
之人齊襄不能討之則亦已矣而與之為姻修
好焉其亦滅天理無人心甚矣故春秋于其來
聘不書公子貶之也雖然齊襄通于夫人固蔑
理喪心久矣又奚計乎魯桓哉

有年

曰有年僅有年也桓公享國十有八年獨此書
有年則餘年之歟可知也大篡弑之人上干天
和其歟也固宜春秋書此以見天人感應之機
也

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王朝公卿書爵此宰而書名何貶也何貶爾已
為天王之宰而下聘篡逆之賊則非宰矣故貶
之也於此見周室之益弱矣胡傳甚當左氏謂
父在故名公羊謂攝宰渠伯糾何下大夫也非

經吉矣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書來聘猶使渠伯糾也書仍叔之子猶書武氏子也聖人之垂戒深矣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按左氏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戰于繻葛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夫宋魯弒君天討所必加也王則遣使來聘以定其位納賂以成其亂至於鄭伯不朝乃以諸

侯伐焉非天討矣故稱王不稱天以見伐非所伐也三國以兵會伐以臣從君正也故書從王予之也夫戰于繻葛而不書戰王卒大敗而不書敗又以存天下之防也春秋之書法微而嚴矣按平王末年鄭武公莊公為王卿士王貳于號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為質於鄭公子忽為質于周王崩周人將畀號公政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至是又有繻葛之戰則君臣之大分絕矣入春秋

以來鄭其爲無君之首惡哉無君臣無母子雖強亦奚以爲

丁卯子同生

子同卽莊公文姜子也穀梁子曰疑故志之時曰同乎人也按桓公三年夫人姜氏至自齊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十八年桓公與夫人如齊則莊公非齊侯之子明矣奚疑焉書子同生與子之法也左傳曰以太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太牢卜士負之士妻食之公與文姜宗婦命之禮

之正也公羊氏曰書之善有正也春秋未有言善有正者此言善有正何久無正也噫以此爲訓後世猶有配嫡奪正之事者其未明於春秋之義歟

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曹伯有疾以世子攝行非正也君疾而儲副出啓奸人窺伺之心危道也胡傳論詳矣朝不言使言使非正也使世子抗諸侯之禮而來朝曹伯失政矣以待人父之道待其子以內爲失政



矣內失正曹伯失正世子可以已矣已之則是
方命也尸子曰夫已多乎適雖然受命而已之
不可也為世子計者方承命之初當稟於曹伯
曰君不幸有疾臣當朝夕侍不敢遠左右以貽
君之憂使其得請則於道不已多乎若夫曹伯
其己之失政汲汲使其世子以朝弑逆之人不
知何心也按左氏曹太子未朝賓之以上卿禮
也享曹太子初獻樂秦而嘆施父曰曹太子其
有憂乎非嘆所也適年而終生卒可不慎與

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鄭伯主兵而首齊何惡齊也惡齊何齊使魯次
鄭怒則助鄭攻魯人之稱斯舉也何義哉春秋
未有以來戰為文曰來戰甚其暴也且以見我
魯之無罪也故左氏曰我有辭也

鄭伯寤生卒 宋人執鄭祭仲 突歸于鄭 鄭
忽出奔衛

祭仲鄭相也見執於宋使出其君而立不正上
不能保其君下不能庇其身罪顯然矣其不書

名何胡氏所謂尊王命責公卿大祭仲之罪以深責之是也公羊曰祭仲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以爲知權也其爲知權何宋人執祭仲謂之曰爲我出忽而立突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少違緩之則突可故出忽可故反是不可得則病然後有鄭國古人之有權者祭仲之權是也夫權貴不失其正也方宋人之執祭仲有死無貳則突未必入忽不必出宋遠能以忘鄭乎

仲貶損以全身非委曲以全國也豈曰能權故曰突歸于鄭焉詞也何以易內則祭仲許之外則宋國援之其歸無難矣突歸忽欲不奔其將能乎觀突不害公子而忽係之鄭則孔父之罪著矣噫莊公以兄克段厲公以弟逐忽天道好還豈不昭昭哉爲國者求爲可繼而已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宋立突非爲突也貪其賂也責賂無已故盟于句瀆之丘會于虛又會于毫宋終辭平宋無信



也然則宋可伐乎曰可督弑君者也魯鄭可伐
宋乎曰不可魯受宋賂而立督鄭資宋力以篡
國會而伐之宋其能平乎鄭方得立而遂伐宋
可謂背宋矣故書曰伐曰戰所以甚二國也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穀罪致討曰伐曰伐鄭言鄭之背宋罪之當伐
也夫鄭固當伐而宋以私意行之雖公亦私也
稱以者胡氏曰能左右之以行己意也穀梁曰
以者不以者也公羊曰以者何行其意也夫行
者不以者也

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春秋書求賄求車求金皆賤也夫有不足而後
求諸侯強僭天子若綴旒然故書天王使來求
雖曰賤之實以悲王室卑弱之甚矣

鄭伯突出奔蔡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突之奔祭仲逐之也歸以祭仲出以祭仲仲誠
專突亦不君矣若鄭忽已君此稱世子明已失
位也稱後者謂既亡而復歸也以世子繫之鄭
者明國本忽有也仲始志立忽既執立突突出
而忽始歸仲有愧於苟息多天

鄭伯突入于櫟一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袤伐鄭
櫟鄭邑也突方出奔而遂入櫟其強可知矣公
會宋公衛侯陳侯伐鄭將納厲公也是亦觀忽
之弱突之強而然耳不論是非而論強弱四國

其黨惡與或曰桓公宋公亦篡也故不以突為
非若衛侯陳侯何見哉可謂臧天理無人心之
甚矣

衛侯朔出奔齊

宣公聚麀禽獸之行也其子之及宜矣然壽急
其賢哉朔構急于者出奔奚足恤哉按左傳盜
殺公子壽子忽于朔立是為惠公左公子洩公
子職故怨惠公立公子黔牟惠公朔奔齊殺梁
謂州之名惡也惡何得罪於天子也得罪何召



而不往也

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公會齊侯于濼姜氏何以往書與書遂罪在公

也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 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按左傳公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譎之以告

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齊

則公之薨以弑也夫桓公不能以禮防閑其妻

而至於委曲以從則其反於難也固宜後之人

君可以鑒矣雖然桓忍於弑兄矣則茲弑也夫亦隱之報與天道微矣



春秋四傳私考卷之三

莊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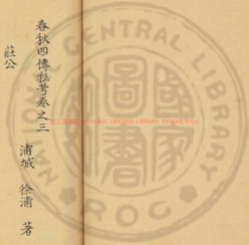
夫人孫于齊

姜氏淫于齊而與弑在魯人不共戴天然莊公子也奈何故書大人孫于齊諱之也胡氏曰孫者順讓之詞使若不爲人子所逐而全恩也春秋此書思義之輕重見矣按左氏曰不稱姜氏絕不爲親禮也公羊氏謂夫人固在齊矣其言

春秋四傳考

卷之三

浦城 徐浦 著



春秋四傳私考卷之三

莊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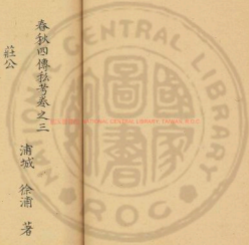
夫人孫于齊

姜氏淫于齊而與弑在魯人不共戴天然莊公子也奈何故書大人孫于齊諱之也胡氏曰孫者順讓之詞使若不爲人子所逐而全恩也春秋此書思義之輕重見矣按左氏曰不稱姜氏絕不爲親禮也公羊氏謂夫人固在齊矣其言

春秋四傳考

卷之三

浦城 徐浦 著



係于齊何念母也念何者所善也則曷為於其
念母為賤不與念母也穀梁子曰人之於天也
以道受命於人也以言受命不若於道者天統
之也不若於言者人絕之也臣子大受命夫一
念之邪而自陷於弑逆雖子且不能有其母况
其他乎合四傳而觀之春秋之大法嚴矣

夏單伯迎王姬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單伯魯大夫天子召而使之也王姬嫁于齊使
單伯逆王姬使魯為之主也不言如者穀梁子

以為義不可受於京師也躬君弑于齊使之主
婚媾與齊為禮其義固不可受也為莊公者但
當曰仇讐之人非所以接婚姻也衰麻非所以
接弁冕也力辭而弗主之正也今使單伯為主
之知其不可特築館于外為雖曰變常要亦忘
仇滅禮甚矣春秋之所不與也其不言齊侯之
來逆者不使齊侯得與吾為禮也左氏曰為外
禮也公羊以築于外非禮也穀梁則謂築之外
變之正也皆未得聖經之微也胡論極妙穀梁



次之

夫人姜氏會齊侯于棗

夫人在齊猶可言也夫人歸魯莊公常有以處之不得役以母事之矣方逾年而復會齊侯于棗姜氏齊侯之罪著矣而使之得以會者莊公貴也若曰婦人既嫁不踰竟婦人無外事送迎不出門此常禮也非春秋罪姜氏與莊公意也紀季以酈入于齊酈紀之邑也入于齊者以酈事齊長之也事之

以道而猶不免焉於此可以見齊之強也紀之亡非其罪矣

紀侯大去其國

大去者何滅之也孰滅之齊滅之夫紀侯賢而齊侯滅之故不言滅而曰大去其國隱之也夫紀受天子之土疆承先祖之基業義莫重焉一旦畏其強而委去之誠不能以無罪矣然度德量力較之爭地殺人者有間矣此春秋所以善之歟公羊謂襄公滅紀能復九世之讐故春秋

不言齊滅之爲襄公諱也賢其能復讐也恐未必然

公及齊人狩于楛

齊與莊公不共戴天之仇無時可通也而况以田獵之故會乎春秋書之所以重莊公之罪也齊侯降而稱人貶之也昔姜氏諱桓公於齊侯公曰同非吾子也意者其然與不然何若是之悖也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此伐衛何納朔也不言納朔辟王也其曰人何人諸侯所以人公也其人公何也逆王命也桓公十六年衛侯朔出奔齊經書其名以王命絕之也又黨而納之故貶而稱人

王人子突救衛衛侯朔入于衛

衛朔死其兄厥罪大矣王治其舊惡廢之可也又藉諸侯之力抗王命以入國放公子黜牟于周殺左公子洩右公子賊則朔之不道甚矣諸侯從而黨之其於天理王法安在哉故諸侯貶



而稱人王人嘉而書春秋之旨嚴矣
冬齊人歸衛俘

俘賢也衛俘齊人曷為來歸之左傳曰文姜請之公羊曰讓乎我也皆非蓋伐衛者公首之齊次之此歸得以齊首之穀梁曰分惡於齊是也夫子為魯諱也夫衛朔弑兄逆王四國之所知也知而助之動於賂耳以賂而動所以著諸侯之罪也魯前受宋賂以成其亂茲受衛俘以助其惡春秋雖委曲為魯諱而分惡於齊然其實

不容掩矣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會于榘于防于穀享于祝丘次齊師春秋迭書之以見夫人襄公淫惡之甚不一而足也明年無知弑襄公其禍淫之明驗歟

冬十一月癸未齊無知弑其君諸兒春齊人殺無知

無知夷仲年之子也不稱君孫而以國氏罪傳公也傳公愛其同母弟年施及其孫至襄公時

衣服禮秩一與媯等而又使之有寵而當國焉
此亂本也登襄公繼之遂見弑焉此非僖之罪
哉無知弑君之賊人人得而討之故殺無知者
雍廩也不曰雍廩而曰齊人者衆討賊之詞也
嗚呼魯不復讎而諸兒爲無知弑謂之天道非
耶

公及大夫盟于莒夏公伐齊納齊糾

盟莒孟納糾也其言伐之何猶不能納也齊與
魯世仇不知所以報之而乃爲其立后嗣安國

齊家焉是獨何心哉書之所以貶魯也

齊小白入于齊

襄公之難糾與小白皆以庶子出奔然糾弟也
小白兄也小白長當有齊故以齊繫之然則何
以不稱公子胡氏曰內無所承上無所稟以王
法絕之也然小白於王法豈可絕視子糾則當
立聖人權衡於輕重之間故進小白而黜糾則
魯之不當納也明矣公羊曰其言入何恭辭也
穀梁謂小白不讓子糾先入又殺之於魯故曰

齊小白入于齊惡之所見殆異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是戰也為納糾非復讐也公羊傳曰內不言敗此言敗復讐也非也胡氏曰能與仇敵雖敗亦榮是幸其偶與讐戰非與其真能復讐也故戰不言公面曰及不與公復讐也

九月齊人取于糾殺之

前納糾不稱子明糾不當立也此殺糾復稱子明糾不當殺也取者易詞也言取病內也桓必

請而殺之不仁甚矣以千乘之魯而不能存子糾以公為病矣穀梁有此論

公敗齊師于長勺

齊為魯仇三年于今茲矣魯不能問罪于齊因齊師入境而敗之幸之也非賤之也胡以善戰謀謀責魯則刻矣且觀左傳曹劌之論非諫也

冬王姬歸于齊

婦人謂嫁曰歸王姬歸齊叔姬歸鄭初無異詞天子之女若與公侯大夫士庶人之禮同所以



明婦道也

宋萬弒其君提及其大夫仇牧

大夫死於弒君之難春秋皆取之若孔父荀息仇牧是已雖未能正義討賊然可謂人臣逃難者之戒矣按左傳曰萬弒閔公于蒙澤遇仇牧于門殺之遇太宰督又殺之夫督亦死閔公之難者創而不書何也督弒其君與夷殺之脫矣安可以死難與之也

宋萬出奔陳

萬弒閔公出奔陳陳人納之宋以賂陳陳使婦人飲之酒以屏韋叟之宋人醜萬則賊已討矣其不書陳人殺萬何以陳初知其賊而納之非也受其賂而後歸之尤非也幸鄰之難而居亂賊為奇貨醜亦甚矣

公會齊侯盟于柯

會于柯與齊平也魯莊齊襄世仇也易世而齊桓立魯與之平傳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是或一道歟按公羊傳莊公將會齊桓曾子進曰君



之意何如莊公曰寡人之生則不苦死矣曹子
曰然則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臣莊公曰諾於
是會乎桓莊公升壇曹子手劍而從之管子進
曰君何求乎曹子曰城壞壓境君不吊與管子
曰然則君將何求曹子曰願請汶陽之田管子
顧曰君許諾桓公曰諾曹子請盟桓公下與之
盟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子可讎而桓公不
怨桓公之信著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烏乎不
取

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伯滑伯滕子同盟
于幽

胡氏曰九國同盟魯為首不書公何諱也諱何
諱叛盟也穀梁謂同者有同也同尊周也不言
公外內察一疑之也則非諱公矣即使上書公
會下書鄭唐逃來叛盟之罪公亦無所逃矣

齊人執鄭唐 鄭唐自齊逃來

唐鄭臣公羊穀梁以為卑者微者胡氏以為鄭
之執政用事之臣若唐卑微則何足為有無哉

春秋書之係執政之臣明矣夫以執政之臣爲人見執執而逃匹夫之事也以執政行匹夫之事罕矣微矣或公毅之意歟嘗與齊盟未久而受辱之通逃則其叛盟自公始矣春秋書之惡辱也亦以罪魯也

公子結媵陳人之婦鄆于遂及齊侯宋公盟

媵淺事不書此書何爲其有違事也夫大夫無違事示不敢專也况會盟又國之大事乎齊稱侯宋稱爵而以魯大夫因媵而遂及焉夫已失人無一可者故是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其殆失禮之故與公羊謂大夫受命不受辭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專之可也是與之也恐不然

秋七月及齊侯高偃盟于防 冬公如齊納幣

高偃齊之責大夫與公盟不書公諱之也盟何議婚媾也禮有納幣以諸侯而親行之非禮也忘世仇不復乃與之結婚而納幣焉莊公獨何心哉故直書而其惡自見

公如齊觀社公至自齊

按左氏公將如齊觀社曹劇諫曰不可夫禮所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征伐以討其不然諸侯有王王有巡守以大習之非是君不舉矣舉則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然則越竟觀社何爲哉况齊人諫諍強狠桓公之覆轍可鑑也乃忘其身而屢入仇人之國不亦危乎
荆人來聘

莊公十年荆敗蔡師于華止書荆不予入華也此進而稱人予其來聘也惡其猾夏不恭故稱荆以狄之因其慕義自通故稱人以進之所謂夷狄而中國則中國之是也

公及齊侯遇于穀公會齊侯盟于扈

遇穀盟扈皆爲結姻好也婚禮有納采納徵問名告期焉用會盟爲莊公制於文姜而必昏於齊齊人既殺其父而復昏其子則安能無疑於魯哉遇于穀盟于扈是亦要結之爾己于是知

魯之不能復振也

公如齊逆女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公羊曰何以書親迎禮也穀梁曰親迎恒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不正其親迎於齊也親迎合禮而穀梁以爲不正母亦以莊公娶仇人之女雖正亦不正歟故於姜氏不曰至而曰入穀梁謂入者內弗受也曰入惡入者也母亦以仇人之女不可見於宗廟歟春秋詳書所以著莊公志親釋仇不孝之罪莫大也

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按左氏云衛伐周立子頹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且請伐衛則齊人舉兵奉王命穀衛罪而討之也衛逆王命而與之戰罪在衛矣故書及齊人戰以見齊非欲戰、在衛人也然亦見衛之不度德不量力矣齊稱人何曰將卑帥少也

冬祭郡 大無麥禾公孫辰告糴于齊 春新延廡

按穀梁子古之君人者必視民之所勤民勤於力則功築罕民勤於財則貢賦少民勤於食則

百事廢矣冬築鄆春新延廐以其用民力爲已
悉矣况大無麥禾告糴于齊而又可與役作乎
書之讒也大抵魯莊昏庸之主姑毋論其大節
如狩糴觀社譏遊逸也丹楹刻栢譏媚色也築
鄆新廐譏勞民也屢書于策無一善行聖人雖
欲爲君諱不可得矣

齊人伐山戎

胡氏曰齊人齊侯也其稱人譏伐戎也以齊人
爲齊侯何以來獻戎捷稱齊侯則知之矣竊以
爲自管仲得政以來未嘗命大夫爲主將亦未
嘗與大眾出侵伐則此書齊人者固齊人也下
書齊侯獻捷者固齊侯也不可以獻捷之故而
過爲之臆度也若以齊侯爲勤兵伐遠而稱人
以貶之則北戎病燕賁不至戎國有可伐之
罪也伐戎闢燕正方伯連帥之賁又何譏爲愚
則曰齊人伐山戎順詞也善之也

齊侯來獻戎捷

齊與魯俱侯國來獻戎捷是桓公誇伐戎之功



於魯也左氏以爲非禮公羊以爲威我也信矣
蓋諸侯不相遺俘且魯未嘗與謀獻之何爲

公子牙卒

按公子牙之死季子殺之也季子牙之弟以弟
殺兄而不書何也夫君親無將子牙今將爾而
季子殺之公羊以爲善之也殺兄何善胡氏曰
誅不得避兄君臣之義也季子不直誅牙而酖
之使若以疾死親之道也此公羊所以善之
也按傳初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從之生子般

零講于梁氏圍人犇自墻外與之戲于般怒鞭
之公疾問後於叔牙對曰慶父材問於季子對
曰臣以死奉般公曰向者牙曰慶父材俄而牙
弑械成季使以君命命傅叔待於鍼巫氏使鍼
季酖之立叔孫氏夫牙弑械成又將不利於般
則牙之死宜矣

公薨于路寢

路寢正寢也胡氏曰莊公以世嫡承國不爲不
貴周公之後奄有龜蒙不爲不強即位三十二



年不為不久薨于正寢不為不正而嗣子受禍
何也大倫不明而宗嗣不定兵柄不分而主威
不立得免其身幸矣

子般卒

莊公過時失婚或以為逼於文姜抑亦孟任割
臂之故與般出於孟任非嫡出也孟任閔於私
從非正配也難以般立人上其誰能弔之衛宣
烝夷姜而急于死導烝齊姜而申生亡魯莊
私孟任而子般弑一念之私貽禍無已有天下

國家者可不慎歟

公子慶父如齊

胡氏曰子般之卒慶父弑也不書出奔而曰如
齊見慶父主兵自恣國人莫能制也貽謀不臧
莊公不得辭其責矣



春秋四傳私考卷之四

浦城 徐浦 著

閔公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 季子來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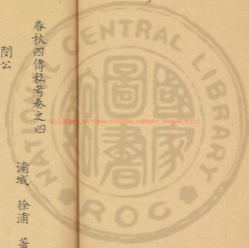
盟于落姑請復季子也曰子季賢之也曰來歸
喜之也方莊薨般弑慶父主兵于季力不能支
出奔陳避難也避難耻也春秋欲沒其耻故不
書奔欲旌其賢故特稱季子

冬齊仲孫來

春秋四傳考

卷之四

一



春秋四傳私考卷之四

浦城 徐浦 著

閔公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 季子來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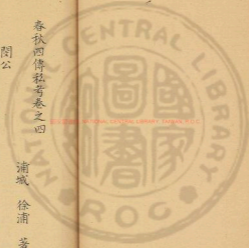
盟于落姑請復季子也曰子季賢之也曰來歸
喜之也方莊薨般弑慶父主兵于季力不能支
出奔陳避難也避難耻也春秋欲沒其耻故不
書奔欲旌其賢故特稱季子

冬齊仲孫來

春秋四傳考

卷之四

一



左氏齊仲孫湫來省難書曰仲孫亦嘉之也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則仲孫亦賢矣哉胡氏以爲書仲孫來交讎之也似過刻若公羊氏齊仲孫何公子慶父也繫之齊外之也穀梁氏亦曰齊仲孫外之也其言齊以累桓也未知何據

秋八月辛丑公薨

按左氏初公傳奪卜辭田公不禁慶父使卜辭賊公於武闈則公之薨慶父弑也不書地隱之也慶父既弑骸而猶握兵柄則閔公之見弑也固宜

夫人姜氏孫于邾

莊公遭母之淫亂而貽禍於君父宜乎痛心改行以絕亂階乃私通於孟任致慶父得通於哀姜而欲立之是固篡弑之所由起與稱夫人姜氏胡氏以爲降文姜是也齊人取而殺之于夷



以其尸歸或甚齊人非也

公子慶父出奔莒

慶父弑二君天討所必加者而猶得免於戮書出奔譏失賊也夫閔公立而季子歸何以見弑慶父主兵故也然非季友則慶父亦不縊於莒矣胡傳論好

齊高子來盟

公羊子曰高子何齊大夫也何以不稱使我無君也然則何以不名喜之也何喜之正我也其

正我何莊公死子般弑閔公弑比三君死曠年無君設以齊取魯曾不興師徒以言而已矣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或曰自鹿門至于爭門者是也或曰自爭門至于吏門者是也魯人至今以為美談曰猶望高子也此傳甚好胡氏則曰不曰齊侯使之者意齊侯命高子必曰魯可取則兼其國以廣地魯可存則平其亂以善鄰非有安危繼絕一定不可易之計也故不言使此論似太深



鄭棄其帥

按左傳鄭人患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爲之賦清入夫高克罪矣既不加討又不能遠乃假以兵權委諸竟上坐視其潰則棄帥者鄭伯也非克也故曰鄭棄其帥所以責其君臣也

春秋四傳私考卷之五

浦城 徐浦 著

僖公上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蟲北救邢

稱師言兵之多也以三國之師救邢遂狄特易易耳而次于蟲有觀望不進之意故書次譏之也此與魏晉鄆將軍救趙次于鄆意同若伐而書次則以次爲善矣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鄭棄其帥

按左傳鄭人患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爲之賦清入夫高克罪矣既不加討又不能遠乃假以兵權委諸竟上坐視其潰則棄帥者鄭伯也非克也故曰鄭棄其帥所以責其君臣也

春秋四傳私考卷之五

浦城 徐浦 著

僖公上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稱師言兵之多也以三國之師救邢遂狄特易易耳而次于聶有觀望不進之意故書次譏之也此與魏晉鄆將軍救趙次于鄆意同若伐而書次則以次爲善矣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按左傳諸侯救邢人潰出奔師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夏邢遷于夷儀諸侯城之救惠也邢受狄侵齊侯救之者再而卒遷之者不勝其救亦所以勗存也春秋書之美齊但之功也

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鄆獲莒棼

按公羊傳公子慶父弑閔公走而之莒莒人逐之將由乎齊齊人不納却反舍于汶水之上使公子奧斯入請季子曰公子不可以入入則殺

矣奧斯不忍反命于慶父乃南渙北面而哭慶父聞之曰嘻此奧斯之聲也諾已曰吾不得入矣於是抗輶經而死莒人聞之曰吾已得子之賊矣以求賂乎魯魯人不與焉是與師而伐魯季子待之以偏戰以是獲莒棼夫莒人納叛諸路罪在莒矣而乃與師伐魯何義哉慶父奔莒不先加兵於莒者緩賊運速親親之道也至是敗之獲之應矣也何賊之有

秋七月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十有二月丁



已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夷齊地薨于夷公羊曰桓公君而臨之也以歸
以其喪歸於齊也下書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傳
請之也左傳曰君子以爲齊人殺哀姜也爲已
甚矣女子從人者也夫文姜與弒於前哀姜復
弒二君於後魯之惡齊之羞也以是從可人乎
哉殺之義矣無識也

春王正月城莒丘

城邢以遷邢也城莒丘以封衛也上書齊師而
此不書何也蓋前城邢則美之子其能救災卹
隣也城莒丘不書桓公不與諸侯專封也與之
之中而王法亦不敢廢噫春秋之旨嚴矣

虞帥晉師滅下陽

夏陽虞範之塞邑虞受晉賂而假道雖曰晉滅
之實虞之自滅也首虞師罪虞也胡氏之論詳
矣雖罪虞不足責也首謀者非晉荀息乎荀息
晉之良也乃用詐謀以利嚙虞因滅二國在晉
則有功矣而擅滅先王之宗國王法其敢之乎

吾聞伐國不問仁人而况設謀於始誇功於後
君子於是乎知苟息之不終矣晉初見於春秋
而適滅人國則不待貶而其惡自見矣

春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 六月雨

穀梁子曰不雨者勸雨也每時而一書閔雨也
閔雨者有志乎其民也下書六月雨喜雨也喜
雨有志乎民者也惟有以閔之則有以喜之若
僖公者誠賢君哉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 春王正月公

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
遂伐楚次于陘

上書會于陽穀謀伐楚也伐楚者何楚人包茅
不入王祭不共桓公聲其罪而討之故曰伐善
之也次于陘何有侯也孰侯侯屈完也夫桓公
帥八國之師侵蔡而蔡潰伐楚而楚恐一舉而
入其疆夫誰曰不可乃次于陘以侯之卒與屈
完盟而退蓋庶幾王者之師矣孟子曰春秋無
義戰若伐楚次陘蓋統無而僅有者也其曰遂



者若譏其專然仗義以伐固聖人之所與歟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其言盟于師又言盟于召陵何師在召陵也胡
氏曰盟于師嘉服義也盟于召陵序桓桓也是
已屈完楚大夫楚無大夫其未會桓桓之爲大
夫也公羊曰尊屈完以當桓公也是已然當召
陵之盟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
何城不克信若此言是以力不以義也齊桓於
是乎失言矣故屈完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

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圍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
池雖衆無所用之其詞嚴其意正隱然有虎豹
在山之勢賢哉屈完此召陵之所以盟也

齊人執陳轅濤塗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八月
公至自伐楚冬十二月公孫蒍帥師會齊人宋人
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按左傳陳轅濤塗告鄭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
間國必甚病若出於東方徒海而歸其可也申
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及申侯見日師老



矣若出於東方而邊敵懼不可用也若出於陳
鄭之間共其資糧靡獲其可也齊侯說與之虎
牢執轅濇遂與江人黃人伐陳左傳曰伐陳
討不忠也不忠何惡濇之謀不協也夫陳小
國也濇塗之謀亦為陳計耳執之為己甚况伐
之乎又况會列國以侵之乎夫桓公次陘之師
召陵之盟唐幾乎正矣伐陳侵陳其近於忿兵
乎書執罪齊侯也稱侵陳伐陳甚齊侯也揚子
曰齊桓欲經陳陳不果納執轅濇塗其戮矣夫

信哉

八月公至自伐楚乃自正月會伐楚今始歸也

公羊曰楚已服矣何以致伐楚叛盟也非是

晉殺其世子申生

按左傳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立之生與
齊其姊生卓子及將立吳齊與中大夫成謀姬
謂太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太子祭于曲沃
歸詐于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
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

泣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公殺其傅杜原款
或謂太子辭居必辨焉太子曰君非姬氏居
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
日子其行乎太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
以出人誰納我十二月戊申姬於新城姬逆諸
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噫申生
之志亦可悲矣故申生稱世子斥言晉侯殺之
是父無罪而殺其世子也可不謂忍乎公羊曰
曷爲直稱晉侯以殺世子毋第直稱君者甚之

也穀梁曰曰晉侯斥殺惡晉侯也張子曰無所
逃而稽察者申生其恭也抑亦悲其志乎先儒
以爲大仁之賊也甚矣甚矣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
子于首止秋八月盟于首止 鄭伯逃歸不盟

按左傳會于首止會王太子鄭謀寧周也穀梁
曰及以會尊之也何尊焉王世子云者唯王之
歲也特書及以會若曰王世子在是諸侯咸以
會焉耳此聖人尊君抑臣之旨也天王將以愛

易世子鄭桓公會諸侯于首止以定其位太子
立是爲襄王桓公此舉雖非天王所欲然父子
君臣之倫賴以正焉故曰首止之盟美之大者
也夫以美舉而鄭伯願逃歸不盟不待貶其惡
見矣雖然王惡齊侯定世子而使周公召鄭伯
曰吾撫女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使鄭伯
與盟是違王命也逃而不盟則又取譏焉是將
何如處吾意爲鄭伯者當復於王曰世子國之
本也本不可使搖况大小臣工咸屬心焉臣不

敢荒臣知罪矣以是獲於王而從列國後庶其
無悔乎貪王命而逃歸何以自免於君子之議
耶

晉人執虞公

虞貪晉賂不聽之奇諫以致見執書曰晉人執
虞公虞公爵也以虞公而爲人所執辱莫大焉
直書所以惡虞也晉人執之其罪不言而自見
矣

夏公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按左傳曰諸侯伐鄭以其逃首止之盟也穀梁曰伐國不言圍邑此言圍何也病鄭也著鄭伯之罪也

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楚子圍許欲以救鄭也諸侯救許書遂善之也初霸救許而書遂晚年救徐而書次不待襄貶而善惡自見矣

齊人伐鄭 鄭殺其大夫申侯

兩書伐鄭惡其首止之逃也鄭殺申侯求說於

齊也書鄭殺之不以其罪志失刑也夫齊之伐鄭爲其內貳於齊而外合於楚也豈申侯之故哉鄭伯早聽孔叔逃歸之諫後聽孔叔下齊之謀庶幾可以止兵禍矣乃內忌聽讒殺其大夫以求婚而曰知所由來姑少待我策止此耳如申侯見殺亦有罪乎曰事楚而金璧去楚而奔鄭賣濟塗而說齊嗜利無信小人之行也亦足以殺其軀而已矣其稱大夫何惡鄭之罪而存其官也非取申也

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
于沈鄭伯乞盟

王人下士也按穀梁傳曰王人之先諸侯貴王
命也鄭伯乞盟以向之遞歸也乞者重詞也重
是盟也是盟爲何左傳曰謀王室也胡氏曰乞
者卑遜自屈之詞欲與是盟而未知其得與否
也其義甚悉

狄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用者不宜用者也致者不宜致者也夫人風氏

也夫禘天子之禮也魯以侯國而禘于太廟非
禮矣而以風氏致于廟尤非禮也胡氏曰初成
風聞季友之繇遂事之以屬僖公故季子立之
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又生而命之氏俾世
其卿而私門強矣於成風則舉大事於始祖之
廟立以爲夫人而嫡妾亂矣以私勞寵其臣以
私恩崇其母皆越禮之罪也左傳以禘而致哀
姜非矣公羊亦以夫人爲姜氏謂魯于齊滕女
之先至而莊公以姜爲妻詞亦彊強必如胡氏

論則東姜本爲莊公之夫人風氏爲姜莊禧公

以風氏致廟是以姜爲異越禮矣庶不相悖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

葵丘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曰宰周公者以冢宰兼三公穀梁曰宋其稱子

何也未葬之詞也按左傳夏會于葵丘尋盟且

修好禮也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於

文武使孔賜伯舅胙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

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耄老加勞賜一級無下

拜對曰天威不遠顔只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

命無下拜恐隕越於下以遺天子蓋敢不下拜

下拜登受則桓公此舉尊王之禮也春秋之所

大美也又曰齊侯盟諸侯于葵丘宰孔先歸過

晉侯曰可無會也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畧故北

伐山戎南伐楚西爲此會也東畧之不知西則

否矣其在亂乎君務靖亂無動於行晉侯乃還

公羊曰貫澤之會桓公有憂中國之心不召而

至者江人黃人也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

者九國則是會也可以徵伯業之盛矣可以規桓德之衰矣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里克弑其君卓及

其大夫荀息 晉殺其大夫里克

按左傳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辟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及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二難將作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將死之克

曰無益也荀叔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雖無益也將焉辟之冬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書曰殺其君之子奚齊曰其君之子者國人不予也荀息將死之人曰不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於朝荀息死之書曰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大曰里克弑其君卓者若曰里克之君國人不君之也書及所以著其節書大夫不失其官賢之也驪姬欲殺世子而難里

克使優施飲之酒而告之故里克聽其謀欲以
中立自免夏四月周公忌父王子黨會齊驢朋
立晉侯夷吾是爲惠公晉侯殺里克以說將殺
里克公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弑二
君與一大夫爲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
也君何以與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矣伏
劍而死均一死耳死於世子則爲忠死於伏劍
則爲賊惠公數其罪曰子弑二君及一大夫實
三君也世子非以里克死乎以弑三君之賊人

人得而譏之春秋書曰晉殺其大夫里克公羊
曰曷爲不以討賊之辭言之惠公之大夫也穀
梁曰稱國以殺罪累上也累上何也殺之不以
其罪也胡氏亦宗之信如公羊言則將以大夫
之立已爲有德乎如穀梁言則弑君之賊可怒
也而治之不以其罪者反受其咎乎恐非聖人
之旨矣然則何以書曰晉殺其大夫里克惠以
爲里克弑三君罪不容於死宜聲其罪而戮於
市朝以戒亂賊乃從容於議論之間使自伏劍



而死若殺其無罪一大夫然非討賊之法也春秋之旨意者其在茲乎若荀息之死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荀息有為杜元凱以為有詩人重言之義非也蓋惜其失言也奚齊不可居荀息不當輕以死許之於屬孤之際是則言之玷也然終能不食其言果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可謂守信不渝矣是故君子之所深與也至於奚齊卓子之死則有說焉驪姬方嬖欲立奚齊遂譖申生而逼

之死且因反於里耳夷吾為死人之子者其能以保己之子乎若驪姬者其工於譖人而拙於譖天也天道好還詎不信與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書及則會者公志也僖公賢君也獨不記桓之文姜莊之哀姜乎齊桓非襄公比也乃亦為陽穀之會肆于寵樂於此見齊桓之伯業忘矣書公及姜氏會齊侯交譏之也

冬楚人伐黃

夏楚人城黃

春秋四傳考

卷之五

十四



按左傳黃人情諸侯之睦於齊也不共楚戰故
楚人伐黃桓公執于寗樂伐黃而不救故楚遂
得以滅黃則黃之滅也孰使之哉書之以罪桓
也噫豈直黃為然揚拒泉阜伊維之戎同伐京
師入王城焚東門齊桓坐視不救而况於黃乎
所謂尊周攘夷者安在哉春秋直書而其貶自
見矣如下書狄侵衛狄侵鄭皆類也

季姬及鄆子過于防鄆子未朝

左傳鄆季姬未寧公怒止之以鄆子之不朝也

夏過于防而使之來朝則季姬已適鄆矣胡氏
以為魯公溺愛其女使自擇配故及鄆子過于
防恐不然季姬何事而如防何為而即與鄆子
遇哉

楚人伐徐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
男曹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公孫敖帥師及諸侯
之大夫救徐

徐在山東為齊與國楚舉兵伐徐齊救之宜並
也顧盟于牡丘次于匡又大夫帥師而諸侯不



行其忌緩之罪著矣凡救書次皆不善之詞也
視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相去與會甯壤

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晉惠之立秦實有刀焉故秦伯伐晉而經不書
伐專罪晉也按左傳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
君馬且曰盍納群公子晉侯烝於賈君又不納
群公子是以穆姬恚之晉侯許路乎大夫既而
皆背之路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畧南及
華山內及解梁城既而不與晉飢秦輸之粟秦

飢晉聞之輒故秦伯伐晉則罪在晉矣書獲晉
侯敗之也夫以人君而見獲為在其高君哉獲
而復歸幸矣必殺慶鄭而後入其稔惡不悛者
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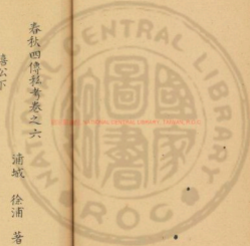
春秋四傳私考卷之六

浦城 徐浦 著

僖公下

齊侯小白卒

按左傳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後羸祭姬皆無子
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
武孟小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萬羸生昭公
番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
公於宋襄公以爲太子雍巫有寵於衛共姬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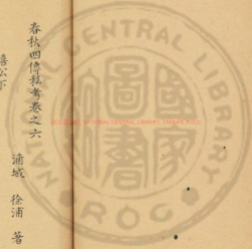
春秋四傳私考卷之六

浦城 徐浦 著

僖公下

齊侯小白卒

按左傳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後羸蔡姬皆無子
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
武孟小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萬羸生昭公
齊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
公於宋襄公以爲太子雍巫有寵於衛共姬因



寺人貂以薦蓋於公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嘗
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易
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群吏而立公子無
虧孝公奔宋葵丘之初命曰無易樹子無以妾
媵妻武孟長也乃欲立孝公又欲立武孟則桓
公先自亂之矣齊其何以能國乎故五公子爭
立而亂無寧歲信霸業不足道也而管仲不能
致玉器小之識有以哉

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 夏師救齊 宋師及

齊師戰于靡齊師敗績 狄救齊 冬邾人狄人
伐衛

公羊子曰春秋伐者為客受伐者為主曷為不
使齊主之與襄公之征齊也曷為與襄公之征
齊桓公死豎刁易牙爭權不葬為是故伐之也
不知宋襄伐齊欲立孝公故齊殺無虧又敗齊
師于靡立孝公而還則是伐齊之喪奉少辱長
罪在宋矣故書師救齊善魯也書狄救齊善狄
也書邾人狄人伐衛進狄也善救者則伐者惡



矣殺梁氏曰戰不言伐客不言及言及惡宋也

是矣

梁亡

梁亡秦取之也不書而書梁亡何蓋梁好土功
輕民力湏於酒淫於色非自亡而何穀梁子曰

梁亡鄭棄其師我無加損焉正名而已矣

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孟執宋
公以伐宋

楚入春秋未嘗與中國會盟前盟于齊脩桓公

之好此與盟之始也初稱荆終齊桓稱楚人此
稱楚子則與中國無異楚之強盛足徵矣執宋
公者楚子也然不書楚子而經以同執爲文胡
氏以爲分惡於諸侯也分惡何以蠻夷執其盟
主而諸侯拱手以听莫之敢違其不勇於爲義
亦甚矣故列楚子於陳蔡之上所以深貶之也
公羊謂不言楚子執之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
甚好然宋非能霸也曹之盟鄆子因邾子以求
與乃執而用之于社虐孰甚焉不三年而身遽

為虜其報何昭昭耶吁可懼哉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獻捷獻宋捷也不言宋胡氏曰為魯諱也愚以為為中國諱也以中國盟主而為楚所執且以獻於中國何恥如之故曰為中國諱也獻於魯者賜魯也以魯不從楚伐宋也亦可以見楚之強而魯之弱矣

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宋公與楚子期以乘車之會公子目夷諫曰楚

夷國也強而無義請君以兵車之會往宋公曰不可吾與之約以乘車之會自我為之自我墮之不可終以乘車之會往楚人果伏兵車執宋公以伐宋宋公謂公子目夷曰子歸守國矣國子之國也吾不聽子之言以至於此目夷歸設守械而守國楚人謂宋人曰子不與我國吾將殺子君矣宋人應之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國已有君矣楚人知雖殺宋公猶不得宋國於是釋宋公執不言者楚若曰非楚執之也列國同

執之也釋不言者楚若曰非楚專釋也我魯同
釋之也若黃魯不能伸大義以聲罪致討亦不
諒事勢而云然矣其曰爲魯譚而深貶之者非
也

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宋襄強慢僞妄之君也司馬子魚公子目夷可
謂審時度勢知廢知興者矣屢諫之而屢不
聽至於敗亡而不悔乃曰不阨人於險不鼓不
成列不重傷不擒二毛可恨哉先儒以爲至仁

大義雖文王之師不過此則吾不知也故宋公
書及貶之也

夏狄伐鄭冬天王出居于鄭

大叔帶之無君久矣天王出居大叔帶致之也
君父無將將則必誅况以狄師攻王乎春秋不
書叔帶而以出居爲文胡氏以爲自取之也夫
釁由于鄭而禍成于帶以致天王出奔而天下
諸侯未有以勤王至者雖天王自取而鄭伯類
叔叔帶之徒將無罪乎內外臣工亦獨何心書



曰天王出居若無事然固其悲同室之無王亦
以慨諸侯之不臣矣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鄆弗及

書侵書師罪齊也書追至鄆罪魯也二國皆私
憤之矣故交譏之然謀而侵之者其罪大應而
追之者其罪小

公子遂如楚乞師

齊桓封衛而衛國忘亡衛宜世世德齊也乃伐
齊之喪遂桓之子衛君蒸恩哉與國之所共惡

也魯與其君盟于洮又與其臣盟於向是黨惡
矣故齊人伐之至于展喜犒師而齊師還則其
德可以平矣乃復如楚乞師求救於蠻夷與齊
為敵豈所以攘外安內者乎不待敗而惡自見
矣穀梁曰乞者重辭也何重為重人之死也非
所乞也師出不必及戰不必勝故重之也重之
則乞者與者皆非也公羊亦此意

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楚子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狐偃曰楚始得



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然則晉侯之侵曹伐衛爲救宋也按左氏公子重耳之出亡也曹衛皆不禮焉至是侵曹伐衛讒後怨也胡氏主之恐未必然

晉侯齊師宋師蔡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楚稱人敗之也荆楚恃強憑陵諸夏城濮之敗民其不晉而爲夷乎況晉又避楚三舍而子玉強敵則其曲在楚敗也固宜曰楚師敗績幸

楚也幸楚則與在晉矣先儒以道義責之似非聖人取善之恕
楚殺其大夫得臣

按左傳晉師既克曹衛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而果得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僭偽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子玉使伯棼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聞執讒慝之口王怒少與之師惟西廣東宮與若



教之六辛賈從之子王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
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死曰子玉無
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軫曰子與之
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
棄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嘉宋也救
而之謂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仇已多
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
怒楚既戰而後畜之公譏乃拘宛春於衛且私
許復曹衛曹衛告純于楚子王怒從晉師文公

退三舍辟之楚衆欲止子玉不可戰于城濮楚
師敗績是子玉無意於戰先軫之謀有以激之
也子玉方命喪師信有罪矣使楚子知其不可
敵當禁其勿戰必欲一戰亦當多與之師以防
其敗則得臣雖死無悔也乃聽其自用而斬與
之卒又以一敗殺之是以師爲重而棄其將以
與之也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故稱國以殺而
不去其官君臣之罪俱見之矣

衛侯出奔楚

春秋四傳考

卷之六

八



初齊晉盟于欽孟衛侯請盟不許蓋衛既以怨
報齊而又不禮乎晉則衛侯固寡恩之主也及
於出奔其亦自致之哉所責備者晉文啓伯不
務脩德顧乃修怨懷仇必使衛侯寘身割鬻而
後已則褊狹甚矣故書衛侯出奔楚不沒其爵
所以罪晉文也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
土

按左傳晉侯及鄭伯盟于雍衛丁未獻楚俘于

王王享禮命晉侯爲侯伯賜之大辂之服戎辂
之服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拒皂一虎賁三
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邈王
惠晉侯三辭受策以出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
楚遂適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夫是盟也以
天王下勞諸侯制而不書穀梁所謂諸會天王
是已蔡立之會齊桓之所以盛也踐土之盟晉
文之所以興也要皆有尊周攘夷之績特桓爲
烈耳先儒於蔡立則以爲大美之辭于踐土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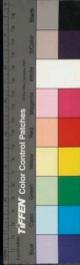


若不足於文烏夫桓文伯也功在一時聖人猶有取焉若論道德則百步五十步之走耳未可左文而右桓也是時無晉文則楚已猶憂僭王矣問鼎之奸豈待他日而後敢故以是知春秋猶取於晉文非以衛子之故而深譏之也

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衛元咺出奔晉

穀梁曰自楚有奉烏爾復者復中國也歸者歸其所也鄭之名失國也元咺奉叔武者元咺出奔衛殺叔武也叔武者衛侯之弟也初晉文

有憾於衛侯而不釋怨於是逐衛侯立叔武叔武辭立而他人立則恐衛侯之不得反也於是已立乎其位始反衛侯衛侯得反而疑其弟則曰叔武篡我元咺爭之曰叔武無罪衛侯不信元咺之言背棄武子之盟終殺叔武衛成歷書于冊無一善狀戚邢伐齊附楚悖晉皆取亡之道也叔武有愛兄之心衛成懷賊弟之念亂民廢城天理其為罪大矣枕股而哭何為哉故于其復國書名貶之也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溫 天王狩于河陽

穀梁會于溫諸會天王也左傳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且明德也

晉入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初元咺出奔晉而訟其君故晉侯執之執者晉

侯也其稱人何貶之也曷為貶衛之禍文公為之也文公為之何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使人兄弟相疑故曰文公為之也歸之于何衛侯之罪已定文公不敢自專而待天子治之也自晉復歸何歸者易詞也公羊曰自晉者晉有奉馬因其力也故易耳此其執君其言自何為叔武爭也衛侯晉怨也叔武晉立也故執衛侯而復元咺晉而稱人非伯討矣衛侯不名非是衛侯也為名分也



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元咺訟君若歸則已出君出則已歸而又立于瑕廢置自由信有罪矣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何也蓋叔武志於讓衛侯以卒奪而殺其弟元咺輔叔武以無罪見殺而訟其君則衛侯元咺其罪均矣故不許衛殺之也穀梁子以爲待其殺而後入是已夫待其殺而後入是志乎殺咺瑕者也稱及者瑕本無罪事起元咺以咺之故延及於瑕而衛侯忌克專殺濫刑之惡著矣胡

傳甚好

衛侯鄭歸于衛

衛侯前出奔于楚則不名見執于晉則不名今既歸國復有土地矣何以名之胡氏曰不名者責晉文公之以小怨妨大德名之者罪衛侯鄭之以恃害戕本支也夫衛侯始歸而殺叔武再歸而及公子瑕是葛藟之不若而春秋之所惡也故再書其名以爲後世戒也公羊曰此殺其大夫其言歸何歸思乎元咺也似鑿胡氏爲當

夏四月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魯侯國也何以郊郊借也四卜不從其周公之靈與公羊氏曰卜郊非禮也卜郊何以非禮魯郊非禮也穀梁子曰夏四月不時也四卜非禮也左氏謂四卜郊不從乃免牲非禮也從三望亦非禮也猶者可以己之詞也三望者何望祭也書曰乃免牲猶三望所以著魯借禮之罪也胡氏俱從之

春王二月秦人入滑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

秦于殺

滑晉之邊邑也初秦穆子馯杞子之請不聽百里儀蹇叔之諫命孟明西乞白乙三將將兵襲鄭過滑鄭人弦高以十二牛犒師秦兵知鄭已覺遂伐晉滑邑當是時晉文公襄尚未薨晉侯聽先軫之謀墨衰經發兵遮擊於穀大破秦軍匹馬隻輪無及者春秋書此所以著秦人拒諫貪兵之失及晉侯忘親即戎之罪也其書所叙秦誓特取其悔過之言耳按公羊傳曰姜戎微

也稱人亦微者也何言乎姜戒之微先軫也或
曰晉襄公親之則其稱人何賤也曷爲賤君在
乎殞而用師危不得葬也穀梁曰晉人者晉子
也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爲微之不正其釋殯
而主乎戰也抑重耳之出奔也秦實有功焉今
晉背德而伐秦不墨聚而罪亦見矣善哉葉杖
之言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爲死君乎其長
者之言與



2025/08/05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R.O.C.

327920 v.2



春秋圖傳私考卷之七

文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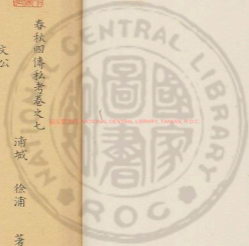
浦城 徐浦 著

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頤

弑逆大惡也商臣稱世子子也臣也子弑父臣弑君不待敗而自見矣楚子多愛昧嫡庶之分而以潘崇之奸和爲之師其及於難也固宜故書名敗之也

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春秋圖傳考 卷之七



此秦用孟明帥師伐晉以報殽之役也主戰者秦師而書曰晉侯及秦師何也原其始也晉嘗背秦之德而墨衰以即戎也然則秦師正乎不務脩德而務報怨謂之忿兵為乎正不言伐者不與其伐也曰敗績者宣敗也交讖之也

有事于太廟躋僖公

大事大禘也大禘者合祭也毀廟未毀廟之主皆合食于太廟也天閔僖親雖兄弟分則君臣以僖躋閔是以親親尊尊矣君子以為逆祀

宜哉公羊曰躋者何升也何言乎升僖公讖何讖爾逆祀也其逆祀奈何先禴而後祖也穀梁曰躋升也先親而後祖也逆祀也逆祀則是無昭穆也無昭穆則是無祖也無祖則無天也故曰文無天無天是無天而行也君子不以親親尊尊此春秋之義也後之議禮者當以是為則若曰弟不可以先兄是私情也非大分也春秋正名分故不得拘臣子之私情

秦人伐晉



按左傳秦人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
不出遂霸西戎君子以為穆公舉人之周也與
人之一也至引詩以褒之而經獨書人何也蓋
侵鄰者貪兵也敗殺者忿兵也此又伐晉忿而
無己也故貶而稱人

楚人圍江晉陽虞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楚書人狄之也晉陽虞父伐楚以救江蓋江遠
而楚近伐楚所以救江也猶孫臏伐魏救韓之
意凡書救善之也胡傳所論甚為正大茅恐此

舉極文且不能及况以望晉襄乎書曰以者未
必不以者也

夫人風氏薨 王使蔡叔歸含且賵 王使召伯
來會葬

風氏僖公之母莊公之妾而稱夫人誌亂也以
天王之尊而下含賵諸侯之妾又使大夫會葬
焉則冠履倒置甚矣王室卑微欲以是媚諸侯
不知其為名器之衰也故聖人於此王不稱天
貶自見矣歸仲子之賵則羊咺稱名含賵會葬



則王不稱天春秋之法嚴矣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

按左氏初晉公蒐于夷舍二軍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及陽處父至自溫改蒐于薰易中子之易其班也使續鞠居殺之則處父之死賈季殺之也為易中軍也公殺以為君瀆言非也處父既死晉即殺續鞠伯簡伯賈季之黨使殺處父者也晉殺簡伯賈季遂出奔狄懼之也書

曰晉殺何也處父有功無罪賈季以私怨殺之晉侯不治其罪而使之得以出奔宣子復使史駢送其棺則是晉君臣殺之也惡得無譏

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蔑奔秦

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孟曰立公子雍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逃於秦秦舊好也置善則國事長則順立愛則孝結舊則安有此四德者難必折矣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曰文公之入也

無衛故有呂卻之難乃多與之徒衛穆蓋日抱
太子以啼于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
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為實此出朝則抱以適趙
氏頓首於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
此子也才吾愛子之賜不才吾惟子之怨今君
雖終言猶在耳而棄之若何宣子與諸大夫皆
患穆羸且畏邈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
而先蔑奔秦晉不謝秦秦納不正令狐之戰秦
晉皆非也然其罪在趙孟古有植遺腹朝委裘

而國不亂者以有大臣在也豈必盡長君哉宣
子為國正卿魯受托孤之命顧可舍之而外立
長哉後因穆羸之邈乃不得已而立靈公非意
也誓也先蔑之背蓋有所不暇顧矣故令狐之
戰與他日河曲之戰皆宣子致之也晉秦稱人
不與其戰也春秋責備賢者趙盾之罪大矣
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

按左傳子叔姬妃齊招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
戚公子商人驟施於國而多聚士盡其家貸於



公有司以繼之昭公卒舍立則商人之欲果矣
商人獨稱公子不以國氏者蓋商人弑逆出於
其身之所為非君有以致之稱公子誅止其身
不累乎上也穀梁子曰舍未踰年其曰君何也
成舍之為君所以重商人之弑也

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 齊人執子叔姬

齊君舍叔姬之子魯之甥也單伯之來為子叔
姬也齊人貪饗施之利而忘弑君之惡黨於商
人既執單伯以辱之又執子叔姬而誣之以罪

不言商人執而書齊人所以著齊人黨逆之罪
也商人之惡不待賤而自見矣穀梁子曰私罪
也單伯淫於齊齊人執之齊人執子叔姬姬同
罪也此惑於商人之誣而不之考也

宋司馬華孫來盟

華孫宋督之孫督弑其君而宋猶用華孫以秉
政書宋司馬所以譏宋也華孫辭宴無故而揚
先臣之惡是不敏魯人以為敏君子之所不與
也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天子班朔於諸侯諸侯每月奉以告廟前此僖公閏月不告月猶朔于廟君子以為非禮至是文公四不視朔獻政之甚也公羊以為有疾意以有疾而不視猶可言也無疾而亦不視朔不可言也春秋書四不視朔者蓋以一不視朔已為失禮今數而至於四所以重嘆之也

宋人弑其君杵臼

宋昭之死主之者襄夫人手刃之者旬也書曰

宋人弑其君者昭公無道之君宋人之所以欲弑也故以歸宋人蕩意諸之從容死難宜若忠矣不書及何胡氏曰知國人之欲殺而不能止知昭公之將見殺而不能正此匹夫匹婦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安得班於孔父仇叔荀息之流也哉

齊人弑其君商人

商人殺君自立是亂賊而已矣亂賊則人人得而討之書曰弑其君何哉蓋商人自立亦國人



與之也故曰君然弑之者郕敬閭職也而書人者衆之辭也商人則郕敬之父而使敬僕納閭職之妻而使職騷來此非天奪之孽而假手二人哉亂臣賊子可以懼矣

公子遂叔孫如齊 冬十月子卒 夫人姜氏歸

于齊

子赤者文公夫人姜氏之子也宣公者文公妾敬嬴之子也左傳敬嬴嬖於文公而私事襄仲及宣公長而屬諸萊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

故仲如齊見齊侯而請之時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仲殺子赤立宣公叔仲死之故春秋上書公子遂叔孫如齊中書子卒下書夫人歸于齊公子遂叔孫如齊者大夫並使意在請立弑君之心兆矣曰子卒者隱之也子即子赤實統之也曰夫人姜氏歸于齊見敬嬴宣公不能事主居存嫡母也然齊人媚魯并使二甥見弑其忍心害理亦甚矣姜氏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爲不道殺嫡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



噫至今讀之猶爲嗚咽哀仲之罪其容誅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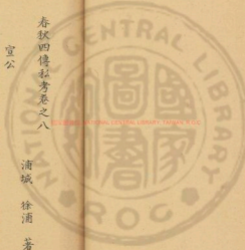
春秋四傳私考卷之八

宣公

公子遂如齊逆女 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文公喪未葬年而宣公遣卿逆女非禮也然此
敬嬴襄仲之謀也蓋太子赤齊出也夫人姜齊
女也赤弑而夫人歸懼齊之見討而結婚以爲
自安計不暇顧其非禮矣曰遂以者權在遂而
遂能以之也不曰安而曰婦貶也前此書逆婦

浦城 徐浦 著



噫至今讀之猶爲嗚咽哀仲之罪其容誅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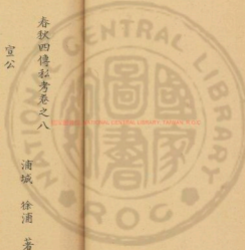
春秋四傳私考卷之八

宣公

浦城 徐浦 著

公子遂如齊逆女 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文公喪未暮年而宣公遣卿逆女非禮也然此
敬嬴襄仲之謀也蓋太子赤齊出也夫人姜齊
女也赤弑而夫人歸懼齊之見討而結婚以爲
自安計不暇顧其非禮矣曰遂以者權在遂而
遂能以之也不曰安而曰婦貶也前此書逆婦



姜于周病文公也此書以婦姜至自齊責敬嬴也公羊較梁以爲其曰婦繹姑言之之詞非也胡氏以爲夫人與有罪焉故不稱氏恐不煞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文十二年秦伐晉晉從秦師于河曲史駢曰秦不能久請源曼固軍以待之從之趙穿惡史駢之佐上軍戊午秦師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反怒曰襄盪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乃將以其屬出宣子曰秦獲穿也秦以勝婦

乃皆出戰秦行人夜戒晉師史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胥甲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乃止秦師夜遁然則河曲之戰執史駢之謀者趙穿也軍門之呼則穿甲共之矣放胥父而不及趙穿是趙盾有以庇之也晉法於是乎不公矣執圍之罪其志固形於此矣盾安能辭其責哉

公會齊侯于平州 齊人取濟西田



春秋以來凡弑逆者已列於諸侯則不復致討
故公爲平州之會所以定公位也宜稱及齊而
曰會者齊忍殺其甥而立宣公非齊則宜不得
立矣齊魯之罪固均也故其書法如是嚴矣哉
下書齊人取濟西田則其黨之也以利而動也
尤聖人之所深惡也故賤而稱人

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
敗績獲宋華元

宋人有弑逆之罪鄭不能奉王命以聲罪致討

而乃受命于楚是以中國服於夷矣何取焉華
元不曰執而曰獲者既得而獲逸也按左傳華
元將戰殺羊享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
之子子爲政今日之事我爲政與入鄭師故敗
羊斟以私憾敗國殄民無足貴矣華元享士而
獨不及羊斟又使之御則其及於敗也固宜

晉趙穿帥師侵崇 秦師伐晉

趙穿刺悼之徒也趙盾每用其謀用之輒敗豈
其溺愛而智昏與我欲求成而使人與國此徂



諱小人之所爲也而盾亦爲之乎故晉曰侵秦
曰伐罪穿也亦罪盾也

晉趙盾君其君夷皋

趙盾亡不越竟反不討賊則弑君者穿也而
之心實許其弑也故書曰趙盾弑其君誅心也
左氏載孔子之言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
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惜也越竟
乃免惡以爲越竟乃免非孔子之言也使盾無
弑之之心則亦已矣如有弑之之心則豈越竟

之所能免哉心實弑之而以越竟免則是聖人
教亂臣賊子以說討韋免也何足以爲春秋

天王崩 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 猶

三望

郊天子之祭也嘗有天子之喪而重舉郊此非
禮之中又非禮也猶三望左傳曰不郊而望皆
非禮也望郊之屬也不郊亦無望可也愚以郊
望皆非諸侯之所得行者左曰不郊亦無望可
也此則所未喻也曰乃曰猶見郊魯志也而不



郊者不得已也僖郊而四卜不從宣郊而牛口
傷卜牛而牛死此曷故哉以周公在天之靈其
肯使子孫之僭竊若是耶

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

謀弑逆者公子宋也子家懼譖而從之書曰歸
生弑其君者非子家則宋不敢弑也書公子歸
生與書趙盾同義

陳殺其大夫洧治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袒服

以戲于朝洧治諫之曰公卿宦淫民無效焉且
聞不令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改矣告于二子二
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洧治是洧治以諫而死
者也故稱陳書其官以著陳君臣淫刑之罪也
至夏微舒自廐射殺之而洧治之忠益顯矣

齊人歸我濟西田

濟西田我田也昔胡為乎取賂其盟已以定位
也今胡乎歸女于齊矣婚于齊矣又每歲朝于
齊矣惠公悅其順已故以所取田歸之于我也

合而觀之齊之罪與宣等矣

楚人殺夏徵舒 楚子入陳 納公孫寧儀行父

子陳

徵舒弑君法所必討列國諸侯無能與聞罪之師書曰楚人殺夏徵舒明楚之討有罪所以傷中國之無人也按左氏楚子為夏氏亂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遂入陳殺夏徵舒釋諸栗門困陳陳而經先書殺後書入者與楚子之能討賊故先之也然觀申叔時之諫曰夏徵舒弑

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殺之君之義也今釋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驅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乃復封陳申叔時之能諫楚子之能納君子均有取焉所可恨者公孫寧儀行父從君宣淫誅殺諫臣致君是弑罪不容誅為楚莊者尸之於朝可也而納之于陳又使陳人用之何以示懲哉書納者不受而強納之者也公羊曰其言納何納公黨與也左氏謂書有禮也非也申叔時之諫善矣而不及此惜夫

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經書及言晉主是戰者也晉師本以救鄭春秋於故者皆善之此何以削而不書蓋楚人圍鄭已與鄭平矣而晉又與之戰趙武子所謂非觀釁之帥也然主戰而致敗者蠢子先穀也何不書先穀而書荀林父蓋林父將中軍專制閫外者也偏裨將帥惟獻策待命而已其敢有所專乎乃不阻先穀之勳而聽韓獻子趙括趙同之言又感於鄭皇成之說明知其敗不能自決林

父不得稱上將矣其咎將安歸哉然楚莊勝鄭國而不有遇晉師而不辟憂百姓而佚寇其庶幾夫仁人之言哉

晉殺其大夫先穀

左氏亦秋伐晉及清先穀召之也冬晉人討邲之敗與清之師歸罪于先穀而殺之盡滅其族較之罪誠當矣胡為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胡氏以為罪累上是也不悞於始以及於敗晉亦與有責矣

宋人及楚人平

胡氏曰稱人何貶也二臣私相告語而君不預
知爲非人臣之義也故貶之按公羊傳莊王圍
宋軍有七日之糧耳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於
是使司馬子反乘堙而闚宋城宋華元亦乘堙
而出見之司馬子反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憊
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折骸而炊之司馬子
反曰嘻甚矣憊雖然吾聞之也圍者棋馬而秣
之使肥者應客是何子之情也 華元曰吾聞

之君子見人之厄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厄則幸
之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于子也司馬子
反曰諾勉之矣吾軍亦有七日之糧耳盡此不
勝將去而歸爾揖而去之反于莊王王曰何如
子反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折骸而炊
之莊王曰嘻甚矣憊雖然吾今取此然後 歸
耳子反曰不可臣已告之矣軍有七日之糧耳
莊公怒曰吾使子往視之子曷爲告之子反曰
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 而無乎

是以告之也莊王曰諾舍而止雖然吾猶取此
然獲歸耳子反曰然則君請處于此臣請歸尔
莊王曰子去我而歸吾孰與處于此吾亦從子
而歸耳引帥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平乎已也此
皆大夫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平者在下也愚
以為稱人者衆之詞也宋人易子析骸楚人有
七日之糧則兩國之人皆有欲成之心而非樂
於戰也故書曰人不以私成病二子也况宋人
被圍之急其君臣胡暮且籌之熟矣豈待臨機

而後稟命哉以此為貶則沒黜之禮詔發倉者
其罪當何如耶春秋責人甚恕二臣所全者大
猶曰貶之吾不信也

初稅畝

公羊傳曰初者何始也稅畝者何獲畝而稅也
初稅畝何以書譏何譏不譏始獲畝而稅也蓋
古者什一取民猶非獲已今則履畝而稅壞法
殃民自宣公始也書曰初稅畝欲後之治國者
無生弊端也



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按左氏潞子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鄆舒爲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則鄆舒信有罪矣爲晉計者執鄆舒定潞子可也顧乃利狄之土滅潞氏以其君歸吁亦甚矣故上書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甚晉也此又書滅赤狄甲氏及留吁夫甲氏潞之餘種留吁潞之殘邑今皆滅之是殄其種類矣豈仁人之心王者之事乎夫文公嘗奔狄矣景公嘗女狄矣晉之與狄非他

國比也狄雖伐晉及清其可報之若斯之甚乎伯宇林父士會三臣不得辭責矣

冬大有年

胡氏曰記異也似矣第宣公即位至是十有六年水旱螽蟥飢饉之變史不絕書其所以譴告之者不爲不顯矣而魯之民何辜哉苟非大有年則魯之黎民靡孑遺矣書之者爲民幸也

公弟叔聘卒

公羊傳曰其稱公弟何賢之也賢之何宣弑而



非之也非之則胡為不去也曰兄弟也何去而
之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織履而食終身不食宣
公之食君子以是為通恩也故稱弟稱字以表
之也表叔賄則宣公難為兄矣

公孫歸父如晉

歸父如晉欲假晉以去三桓張公室也夫子曰
政違於大夫此執政之始也觀如晉之謀則三
家之強將自弱也吁可懼哉

公薨于路寢 歸父還自晉至筮遂奔齊

按左傳冬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殺適立庶
以失大援者仲也夫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
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遂逐東
門氏子家遂及筮壇惟復命于介既復命袒括
髮即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齊書曰歸父還自晉
善之也夫東門氏當逐也不當逐之於公薨之
時公孫歸父無罪也不當使之出奔於復命之
日當於是乎俱失之矣若歸父畢事而還成禮
而去於造次顛沛而不失其正為不賢而能之

乎宜春秋之善之也

春秋四傳私考卷之九

成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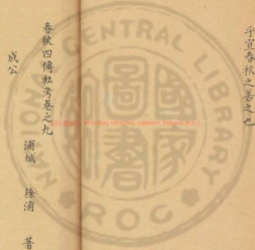
浦城

徐浦

著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按左傳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單襄公如晉拜成。劉康公撤戎將逐伐之。叔服日背盟而欺。大國此必敗。背盟不祥。欺大國不義。神人不助。將何以勝。不聽。遂伐茅戎。敗績于徐吾氏。戎既平矣。撤而伐之。非天子以信示夷狄也。而其曲則



乎宜春秋之善之也

春秋四傳私考卷之九

成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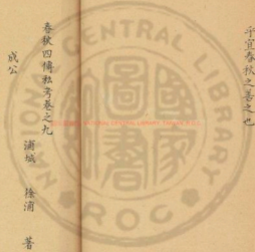
浦城

徐浦

著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按左傳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單襄公如晉拜成。劉康公撤戎將逐伐之。叔服日背盟而欺。大國此必敗。背盟不祥。欺大國不義。神人不助。將何以勝。不聽。遂伐茅戎。敗績于徐吾氏。戎既平矣。撤而伐之。非天子以信示夷狄也。而其曲則



在劉康公敗績不書戰所以嚴華夷之分也曰
敗績于茅戎則是茅戎敗之矣公毅以爲晉敗
之非也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
帥師會晉卻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
鞏齊師敗績 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已酉及國
佐盟于表婁

師稱元帥詞之赫也今列舉四卿何見空國以
出而權在三家也書及則主戰者在魯衛矣叙

四國伐齊何貶也何貶乎報然與師殘民以逞
非義舉也然則齊無罪乎曰召兵之端則在齊
也穀梁子曰季孫行父禿晉卻克眇衛孫良夫
跛曹公子手僂同時而聘於齊齊使禿者御禿
者使眇者御眇者使跛者御跛者使僂者御僂
者譙同叔子處臺上而笑之聞於客客不悅而
去相與立胥聞而語移日不解齊人有知之者
曰齊之患必自此起矣夫譙臺尚有毒況有土
之卿相乎齊不能以禮處人宜其禍之及也于

鞏之戰使非逢丑父與公易位則公亦幾不免矣至使國佐受盟汶陽歸我詒莫甚焉有國家者其尚以禮自處而又以禮處人哉

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鄆人盟于蜀

列國之盟者皆國卿也其稱人何卑之也何卑爾以諸侯之尊而下與國卿偃盟自屈甚矣故卑之以見貶也曩者藉魯而得志於齊今又懼楚而秋盟於蜀則何益哉穀梁謂今之屈向之

驕也得經旨矣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公羊曰新宮者何宣公之宮也廟災三日哭禮也穀梁亦謂新宮補宮也三日哭其哀禮也獨猴氏劉詢曰新宮者宣宮也不曰宣宮者神主未遷也宮成而主未入遇災而哭何禮哉愚以為焚先人之廬而哭者思先人也固禮也此而哭者蓋宣公之服已闋宮方成而主未遷已為緩矣况從而焚之則遷主未有期矣以是為哭

不亦宜乎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左氏曰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公羊曰棘者何汶陽之不服邑也其言圍之何不聽也胡氏則以魯稅役日重棘雖後歸故國所以不願為之民也不知汶陽魯田也棘魯邑也不願歸故國而願為齊民棘豈良邑哉若為稅役之重故則齊之兵革無寧歲吾未見其能薄歛愛民也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祀伯同盟于蟲牢

盟于蟲牢為鄭服也叙爵而曰同盟何蓋是時天王之喪赴告已及在諸侯之策矣而列國若罔聞知不思稱侯稱公稱伯是誰之臣子也歷叙而若無貶詞所以深諫之也周室有土而無王此春秋之所以作也

二月辛巳立武宮

公羊曰武宮者何武公之宮也立者何立者不



宜立也立武宮非禮也胡氏從之左傳云李文子以釐之功立武宮非禮也聽於人以救其難不可以立武立武由己非由人也此言殆非也蓋止戈爲武乃戡足禍亂之謂即不聽於人一戰而勝其可以謂武乎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按左傳晉伯宗夏陽說衛孫良夫寤相鄭人伊錡之戎陸渾蠻氏侵宋以其辭會也師于鍼衛人不保說欲襲衛曰雖不可入多俘而歸有罪

不及死伯宗曰不可衛惟信晉故師在其郊而不復備若襲之是棄信也雖多衛俘而晉無信何以求諸侯乃止師還衛人登郟夫衛聽晉命而侵宋獨稱衛者識在衛也即下仲孫蔑叔孫僑如侵宋之意也說欲襲衛乃傾險小人之謀也向非伯宗之愛其信則晉何以自立天下哉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鄭去楚厥晉善變也楚伐而晉救之善救也樂書爲帥遇申息之師而不肯聽同括之戰荀林



父將中軍當于郟之役而不能制先轅之謀則
樂書賢於林父遠矣

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來言者緩詞也意欲使我歸之耳晉侯於是乎
有二命矣然來意在晉而歸不歸在我魯公畏
晉而不能自振則其歸也亦魯自歸之耳春秋
前書取汶陽田若曰取之以晉也非魯能自得
之也此曰歸之于齊者若曰為晉歸之也非魯
所得而專也合前後所書而觀之則依人以為

圖者非策之良也季文子責晉之言甚當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錫公

定王崩而魯不入吊簡王立而魯不入朝至是
再逾年矣乃使王卿錫命恩寵之如何為哉書
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若重為公祭者而君之
不君臣之不臣俱見之矣

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

鄭伯既與晉盟後受楚重轅會公子成于鄆則
鄭伯信有罪矣執之稱人何鄭伯如晉因而執



之則非禮矣故賤之也執其君伐其國又殺其
使伯錫晉人則已甚矣楚故鄭而不書者惡鄭
也亦外楚也

三月公如京師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
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潁人伐秦

公至宋師矣不曰朝而曰如何非朝也公會晉
伐秦而道經京師不得不朝意非朝也書曰自
京師遂會晉侯則若以朝為大禮以伐秦為遠
事所以有君臣之分也會伐秦矣戰于麻隧秦
師敗績而經不書何也意其有貶乎曰觀呂相
絕秦之言則晉直秦曲而秦為當伐明矣其不
書者杜氏以為時公在師既不須告克獲有功
亦無所諱故罪之也

仲嬰齊卒

嬰齊者何公子遂之子公孫歸父之弟也公子
遂弑子赤而立宣公其惡夫矣公薨臧宣叔始
逐東門氏歸父復命成禮而後奔齊魯人徐傷
其無後也於是使嬰齊後之故書曰仲嬰齊魯



於是乎俱失之矣蓋第不可以嗣兄父字不可
以為氏也昔周公因蔡叔而用蔡仲故人服命
討之公公子遂有罪絕之可也歸父既賢則不
當以父故而并逐之矣倘念其賢而傷其無後
則還公孫之後有象賢者嗣之可也吳必娶齊
哉春秋書仲嬰齊卒所以病魯也

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
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胡氏曰稱侯以執伯討也何以為伯討晉合諸

侯伐秦曹宣公卒于師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
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
至是晉侯執之又不自治而歸之京師夫是之
謂伯討春秋執諸侯者衆矣未有執得其罪如
此者故獨書其爵穀梁曰以晉侯之斥執曹伯
惡晉侯也非春秋討罪之旨矣按左傳諸侯將
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曰聖達節次守節下
失節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使諸
侯果請命于王戮負芻而立子臧則王政其庶



幾乎

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
接左傳戰之日齊國佐高無咎至于師衛侯出
于衛公出于壞墮宣伯違於穆姜欲去季孟而
取其室將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葬
告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懼公子鉏趨過指
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公待於壞墮申宮徹櫛
設守而後行是以復使孟獻子守公宮秋會于
沙隨宣伯使告卻犇曰魯侯待于壞墮以待賜

者卻犇將新軍且為公族大夫以主東諸侯取
貨于宣伯而誦公子晉侯晉侯不見公公是時
有國難不得已而復至晉聽卻犇之言盡出於
偏如之諸公至而不見公其悖慢甚矣書曰不
見公非不為尊諱也其曲在彼無所事諱也

曹伯歸自京師

曹伯不名而歸自京師傷天王之失刑也亂臣
賊子於是乎無所懼矣公羊謂公子喜時仁人
也內乎其國而待之外治諸京師而免之其言



自京師歸何言甚易也夫其言笑較深謂歸之
善者也皆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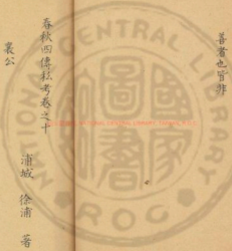
春秋四傳私考卷之十

襄公

九月辛酉天王崩邾子來朝冬衛侯使公孫剽來
聘晉侯使荀躒來聘

浦城 徐浦 著

定王崩公會晉齊諸國盟于燕牢簡王崩邾子
來朝而晉衛來聘諸侯不知有天子久矣豈朝
夕之故哉左氏以諸侯即位小國朝大國聘禮
也然則奔天子之喪獨非禮乎孟子所謂不能



自京師歸何言甚易也夫其言笑較深謂歸之
善者也皆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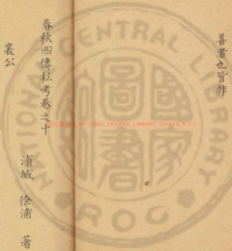
春秋四傳私考卷之十

襄公

九月辛酉天王崩邾子來朝冬衛侯使公孫剽來
聘晉侯使荀躒來聘

浦城 徐浦 著

定王崩公會晉齊諸國盟于燕牢簡王崩邾子
來朝而晉衛來聘諸侯不知有天子久矣豈朝
夕之故哉左氏以諸侯即位小國朝大國聘禮
也然則奔天子之喪獨非禮乎孟子所謂不能



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祭是也

冬仲孫蔑會晉荀躒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威遂城虎牢

鄭反獲傾險之國也今日從晉明日從楚惟利是貪而不顧分義故不受楚師則受晉師而歷國動衆伐鄭為多故此會于威伐鄭也遂城虎牢據險也虎牢鄭地也不繫之鄭者外鄭於楚也若曰此吾中國之險耳非責鄭之不能有也公羊以為諱中國諱伐喪歸惡于大夫皆未必

然

附錄

按左傳晉侯之弟楊于鬼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僮晉侯怒謂羊舌赤曰令諸侯以為榮也楊于鬼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辟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投僮人書將伏劍士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說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而能教訓使干大命寡

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敢以為請君子謂
魏絳能為君行法晉侯能容臣守法胥善矣

城費

季文子相三公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
金玉無重器備其嘗三家之良者乎及季孫宿
繼行父為政朱卒喪而遂城費雖群小之謀亦
季氏之欲張私室也書曰城費不當城也在家
為不孝在國為不忠君子曰強則必僭借則有
天刑焉三桓之子孫微矣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
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鄆

陳侯逃歸

楚圍陳矣于鄆之會正以救陳也何以不書救
因其逃歸則不必救矣陳侯何以逃按左傳陳
人患楚慶虎慶足謂楚人曰吾使公子黃往而
執之楚人從之二慶告陳侯于會曰楚人執
公子黃矣君若不采群臣不忍社稷宗廟懼有
二番陳侯逃歸夫諸侯為陳會也陳侯舍而逃
之是自絕中國而甘歸夷狄也書曰逃歸賤之

也不齒之於冠裳也然陳侯懼楚矣二虜扶其
君以從楚矣使諸侯怒而從之移于鄢之師以
伐陳陳其何辭以復拙矣哉陳之君臣也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突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楚何以伐鄭討其侵蔡也無故侵蔡而獻捷于
會是怒楚也楚伐鄭而晉人不救之何鄭不往
告也不往告何鄭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
子蟜子辰欲待晉子駟曰民急矣姑從楚以舒
吾晉民師至吾又從之教共幣帛以待來者小

國之道也犧牲玉帛待于二竟以待疆者而庇
民焉嗚呼保國安民其道詎止此乎故方與楚
平而晉侯帥諸侯以見于城下矣由是晉伐鄭
而盟于戲楚伐鄭而盟中分晉復會伐鄭而成
虎牢師牛首兵連禍結戲無寧日所以然者知
謀人而不知自治也初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司
馬公子穀鄭人皆喜獨子產不順曰小國無文
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
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



得乎矣有味哉

春王正月作三軍

大國三軍古之制也魯有三軍舊矣書作三軍何作者始事之詞見非魯作也未作三軍則三軍在魯既作三軍則三軍在三家矣魯公無民而三家借爲實自茲始也故夫子謹書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

會于蕭魚許鄭會也不言鄭者上書伐鄭下書

會于蕭魚則鄭不待言矣胡氏曰不善鄭會謂其不可信也不知自此以後鄭不敢背晉者二十四年則自盟鄭以來惟此會爲可信耳按左傳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無惡君之憂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

敢以此規其真有道之言哉

季孫宿叔老晉士甸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曼曹

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

使舉上客詞之駭也此所以書叔老蓋晉人輕魯幣而益敬其使以有叔老在也一介之使而足為國之輕重故夫子錄其賢而不沒其名也謂不得君命使人之駭似過深矣是會也為吳謀楚會也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為伐楚之叢也其有禮哉

己未衛侯出奔齊

春秋不書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而曰衛侯出奔齊胡氏之論當矣按衛侯戚有疾使孔成子甯惠子立敬奴之子衍以為太子衛侯卒夫人姜氏既哭而息見太子之不哀也不內酌飲嘆曰是夫也將不惟衛國之敗其必始於未亡人嗚呼天禍衛國也夫吾不獲歸也使主社稷大夫聞之無不聳懼夫衛侯衍之不終夫人已預見之矣十八年而出奔亦已幸矣此胡氏所以

為端本澄源之論也然則孫林父弑殖無讎乎
親弑殖將死謂其子曰吾得罪於君名在諸侯
之策曰孫林父弑殖出其君則其罪已昭昭暴
著於天下矣又豈待駁絕而後見哉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于澠梁 戊寅大夫盟

按公羊傳諸侯皆在是其言大夫盟何信大夫
也何言乎信在大夫偏制天下之大夫也曷為
乎偏制天下之大夫夫君若贅旒然穀梁氏曰澠

梁之會諸侯失正矣諸侯會而曰大夫盟正在
大夫也諸侯在不曰諸侯之大夫大夫不臣也
胡氏之論正出於此魯國衰弱豈惟三家而三
卿分晉幾亦兆矣聖人筆削其意義固深且遠
與

晉士句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十四年范士句會吳于向數吳之不德者為其
伐莒喪也茲侵齊至穀聞喪而還故君子謂之
有禮公羊氏曰還者何善詞也何善爾大其不



伐喪也此受命於君而伐齊則何大乎其不伐
喪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也常矣若穀梁
氏曰還者事未畢之辭也君不尸小事臣不專
大名吾則稱君過則歸己則民作讓矣士句外
專君命故非之也以此責人則為善者阻矣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履出奔楚

蔡公子燮欲從先君踐土之盟背楚而即晉其
謀當矣蔡人殺之罪在蔡人故稱國以殺而不
去其官惜之也公子履出奔楚罪之也左氏曰

書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言不與民間欲也非矣
邾廢其以漆閭丘來奔

以地來奔與受其奔地其罪不言而自見矣按
左傳邾廢其以漆閭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
妻之皆重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
武仲曰子盍詰盜武仲曰不可詰也統又不能
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為司
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
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子為正卿而求外盜使



統去之將何以能統也聞之在上位者酒濯其
心壹以待人執度其信可明微也而後可以治
人夫上之所為民之歸也上所不為而民或為
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為而
民亦為之乃其所乎又可禁乎滅統此對其得
夫子雖賞不竊之旨與叔梁曰未奔者不言出
舉其授我者也是惡受之者又甚於奔矣其旨
深哉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

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

按左氏會于商任錮柔氏也會于沙隨復錮樂
氏也夫樂盈一逐臣耳至兩會列國之君晉其
輕舉矣樂書晉之勳舊也錮其孫而不念其世
勳晉其寡恩矣一舉兩失晉德其下衰乎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初出奔適臣耳復入于晉入曲沃則叛臣矣曲
沃樂氏之食邑也曲沃人戀柔氏之私恩願得
樂孺子而為之死則曲沃亦為叛邑矣書復入



于晉入于由沃甚逆之詞惡之也故復書晉人殺樂盈公羊氏謂曷為不言殺其大夫非其大夫也穀梁氏謂惡之弗有也當矣

附錄

左傳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為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句之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晉主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

也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祿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穆叔之對深有以破宣子之陋矣然愚以為立德為上立言次之立功又次之蓋功被一時者終不如言垂百世也

齊崔杼弑其君光

按左傳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



嗣書而殺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
太史盡死執簡以徃聞既書矣乃還古之為史
也如是夫吳覲其庶幾乎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崔杼弑君人人得而誅之晉會列國于夷儀宜
其聲罪致討置君而後去之可也乃受齊賂而
許其成晉何以為盟主然則罪晉可也書曰諸
侯同盟何夫以堂室諸侯乃無一能倡義者則
亦惡用與國為書曰同盟所以同貶之也

衛甯喜弑其君剽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甲
午衛衎復歸于衛

衛剽以公孫非次而又未有說焉亦曰弑其君
何蓋剽殖所立也殖也立而喜也弑惡得不謂
之弑君既奉為君則名義攸係可得而違乎亦
可得而弑乎然林父竊殖同於出衎而立剽者
也殖將死猶畏諸侯之策命甯喜納獻公以免
逐君之惡而孫林父則以戚如晉書曰孫林父
入于戚以叛則其情罪又浮於殖矣左氏曰臣

之祿君實有之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專祿以周旋戮也衛侯出奔齊入于夷儀春秋不去其爵不書其名此則名於復歸何蓋不名於始所以望其歸也名之於終所以著其罪也使於出奔而名之是爲君者可得而遷也非所以正名分也使於復國而不名之是爲君者可得而肆也非所以正本源也聖人之爲戒深矣然當是時衛有邊伯王在方孫林父之入告也則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好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行從

近聞出及甯喜之將復獻公也復告伯王伯王曰瓊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從近聞出君子處無道之邦全身遠害其道當如是也宋公殺其世子痤

世子君之長子國之儲貳也無罪而見殺故稱宋公稱殺稱世子若宋平者可謂君不君父不父矣按左傳高司徒女棄長而美共姬納諸御嬖生佐惡而媿太子痤美而狠合左師長而惡之寺人惠備伊戾爲太子內師而無寵秋楚客



聘於晉過宋太子請野享之公史徃伊戾請從
連之至則欲用牲加書徵之而聘又公曰太子
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為我子又何求對
曰欲速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問諸夫人與左師
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太子太子曰唯佐也能免
我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
聒而與之語過期乃縊而死佐為太子公徐聞
其無罪也乃烹伊戾然則太子之死伊戾謀之
左師成之也獨書宋公者行其譖也語曰物先

廢而後蠱生之人生疑而後間入之使非苗稂
之變則伊戾讒言何間而入心為一蠱雖父子
骨肉且不能保况其他乎吁可懼哉

衛殺其大夫甯喜 衛侯之弟鱗出奔晉

甯喜有罪乎曰有罪何罪曰罪在欲剽然則書
衛殺其大夫何曰喜於剽則有罪於術則有功
况殺之不以其罪乎公羊子曰衛殺其大夫甯
喜則衛侯之弟鱗為出奔晉為殺甯喜出奔
也曷為為殺甯喜出奔甯殖病將死有遺命欲

納獻公喜立為大夫使人謂獻公曰吾欲納公
何如公曰子苟欲納我吾請與子盟喜曰無所
用盟請使公子鱒約之獻公謂公子鱒曰甯氏
將納我曰請使公子鱒約之子圖為我與之約
矣公子鱒辭公怒曰黜我者非甯氏與孫氏凡
在爾公子鱒不得已而與之約已約歸至殺甯
喜公子鱒挈其妻子而去之將濟于河搗其妻
子而與之盟曰苟有履衝地食衝粟者昧雉彼
視則鱒之去其病失信於甯喜而去乎書曰衛

侯之弟蒍衛侯也未入而弟為推輓既入而弟
遂出奔十二年淹恤在外畧無怨艾悔悟之心
疚疾而不知懼何以入為不去禍將及已矣鱒
豈使失信去哉故穀梁子曰鱒之去合乎春秋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穀梁子曰漠梁之會諸侯在不曰諸侯之大夫
不臣也晉趙武恥之豹云者恭也諸侯不在而
曰諸侯之大夫大夫臣也其臣恭也晉趙武為
之會也得之矣胡氏以為聖人哀人倫之戚傷



中國之象而其事自宋之盟始也恐未必然
春王正月公在楚 夏五月公至自楚

公如楚爲宋之盟故也楚子昭卒而宋公反宜也諸大夫贊公以行其危道乎按左氏楚人使公親送公患之穉叔曰被殯而穉則布幣也乃使巫以桃茢先枝楛楚人弗禁既而悔之公還及方城懼季氏而不敢入方脫虎口而芒刺在背何其危哉穀梁子曰喜之也殆其往而喜其反此致君之意義也信矣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曹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祀

晉平公把出也合諸侯之大夫以城祀私孰甚焉鄭子太叔見太叔文子與之語文子曰甚乎其城祀也子太叔曰若之何哉晉國不恤周宗之闕而憂殽是屏其意諸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棄其誰歸之君子於是知晉德之衰矣穀梁氏曰古者天子封諸侯其地足以容其民其民足以滿城以自守也祀危而不能自守故諸侯

之大夫相帥以城之此變之正也是徒知城祀
矣而不知所以城祀者曷故也

吳子使札來聘

按吳子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曰餘祭次
曰夷昧札其季子也季子弱而才兄弟皆愛之
同欲立之以爲君諸樊曰今若是逆而與季子
國季子猶不受也請無與子而與弟允遂爲
君而致國乎季子皆曰諾故諸爲君者皆輕死
爲勇飲食必祝曰天苟有吳國尚速有悔於予

身故諸樊也死餘祭也立餘祭也死夷昧也立
夷昧也死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季子使而亡爲
夷昧之子僚即位諸樊之子光曰先君之所以
不與子國而與弟者凡爲季子故也將從先君
之命與則國宜之季子者如不從先君之命
與則我宜立者也僚惡得爲君乎於是使專諸
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曰爾弑吾君吾
受爾國是吾與爾爲篡也爾殺而兄吾又殺爾
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去之延陵終身



不入吳國公羊謂吳無君無大夫此何以有君
有大夫賢季子也何賢乎季子讓國也札者何
季子之名也春秋賢者不名此何以名許夷狄
者不一而足也季子者所賢也曷為不足乎季
子許人臣者必使臣許人子者必使子也穀梁
子曰吳其稱子何也善使延陵季子故進之也
身賢也使賢亦賢也延陵季子之賢尊君也
其名咸尊於上也獨胡氏曰札者吳之公子何
以不稱公子貶也辭國而生亂者札為之也故

因其來聘而貶之示法為惡竊以為不然聖人
宅心甚厚待人甚恕賢如季子聖人即不與其
為中道顧肯因其來聘而深貶之耶吳子使札
來聘亦因事而直書之耳非有所棄貶於其間
也若以去公子為貶則齊侯使其弟年來聘者
抑將為棄耶若以吳稱子為棄則楚子使椒來
聘秦伯使術來聘抑亦藉椒與術為重耶聖經
明白正大不必深求而過為之說也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



不稱大夫罪良霄也稱鄭人何衆殺之也良霄
子替爭則殺良霄者子替也何以稱衆殺良霄
自許入于鄭以伐公門則將滅國矣故書鄭人
討賊之詞也

春秋四傳私考卷之十一

浦城 徐浦 著

昭公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
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
魏之棄魯宋之盟也然楚人之譎舊矣盟于宋
許晉而駕娶於鄭將以象逆挾詐恃強何以爲
中夏主楚以詐晉以信故春秋每書必先趙武
君子知楚之不能有加於晉矣



不稱大夫罪良霄也稱鄭人何衆殺之也良霄
子替爭則殺良霄者子替也何以稱衆殺良霄
自許入于鄭以伐公門則將滅國矣故書鄭人
討賊之詞也

春秋四傳私考卷之十一

昭公

浦城 徐浦 著

叔孫約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
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號
號之棄尋宋之盟也然楚人之譎舊矣盟于宋
許晉而駕娶於鄭將以象逆挾詐恃強何以爲
中夏主楚以詐晉以信故春秋每書必先趙武
君子知楚之不能有加於晉矣



三月取鄆

叔孫豹猶在會而季武子伐莒取鄆危哉豹也
難將及魯矣向非叔孫之對趙孟之請豹其能
免於執魯其不受楚師乎書取鄆譏季孫也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鍼有寵於桓公耳未有罪也其母曰弗去懼選
則必有以寢景公之微矣以一母弟而不能相
容故書曰秦伯之弟出奔罪秦伯也

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此春秋之常詞也不可盡以爲累上也公孫黑
負三罪死之晚矣初畏其強而不之討投鼠而
忌器也今將作亂疾作而不果則殺之宜矣若
以卒勝爲累上非春秋討罪之旨也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

魯國削弱事大惟恐不恭襄公在楚逾年而幾
不得歸昭公如晉至河而復不得入不日不得
入而曰乃復爲魯諱也所以罪晉也穀梁子曰
恥如晉故若有疾也公如晉而不得入季孫宿



如晉而得入惡季孫宿也爲君弱而臣強也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頃子胡子
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此楚子專會諸侯之始也會莫醜於此矣楚成
弒麇自立中夏之所必討也不惟不敢討乃使
諸侯從之至與淮夷同會焉是中夏而淪於夷
狄也晉其微矣所守者猶有魯衛曹邾而不與
斯會乎自楚成會申而志益滋執徐子圍朱方
遽顛於郟城竟莫校觀其歎齊慶封之言曰無

或如齊慶封弒其君弱其孰以盟其大夫慶封
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弒其君兄之子麇
而代之以盟諸侯軍人絜然皆笑王使遽殺之
以亂討亂亂且不服况相率以事亂乎吁悲哉
春王正月舍中軍

前書作三軍孰作之季氏作也此書舍中軍孰
舍之季氏舍也作三軍而公家分爲三舍中軍
而公家分爲四魯公若贅旒爾昭公不得善其
終不待就侯而後知也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公羊曰莒牟夷者何莒大夫也莒無大夫此何以書重地也其言及防茲來奔何不以私邑累公邑也穀梁曰以者不以者也及防茲以大及小也夫他國之臣以地來奔是叛臣也受之是納叛矣不待貶而自見者也女叔齊論魯公曰奸大國之盟凌虐小國利人之難不知其私意蓋指莒也雖然其季孫之謀乎

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招者何陳侯之介弟世子之叔父也以陳侯之弟而殺陳侯之子忍心害理罪不待誅吳胡氏以陳侯為先親親之道則周公使管叔監殺者非與陳侯之罪在於二妃之嬖公子留之寵不在於以招為司徒也穀梁曰陳侯之弟招何也曰盡其親所以惡招也得之矣

夏四月陳災

楚滅陳夷於屬縣陳已亡矣猶書陳災何不與楚滅陳也公羊曰其言陳災何有陳也穀梁曰



災不志此何以志閔陳而存之也深得聖人興
滅繼絕之義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殺之于申 楚公
子棄疾帥師圍蔡冬十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
世子有以歸用之

蔡般弑又自立已十有三事于茲矣而未聞與
閔罪之師者世無祿文也楚子不聲其罪乃誘
而殺之于申豈天討乎故公羊氏曰楚子虔何
以名絕曷為絕之為其誘討也蔡般既殺置君
而去猶之可也乃使棄疾圍蔡又執蔡世子有
以歸用之于闕山則肆行暴虐抑已甚矣故稱
執惡楚也稱蔡世子存蔡也以虔滅蔡是以暴
易暴也故曰懷惡而討不義君子不與也

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
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慙

厥慙之會謀救蔡也不書救蔡者不果救也不
果救何懼楚也蔡般可殺而蔡不可滅晉荀吳
謂韓宣子曰不能救陳又不能救蔡物以無親



晉之不能亦可知矣已爲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於此可以見晉楚之強弱矣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弑其君虔于乾谿蔡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比之歸虔之弑皆觀從棄疾之謀也而歸獄於比何比貪其位而受其立也比既立矣則殺比者宜曰弑其君而稱殺公子比何不與其爲君也公子比聞變自殺而曰棄疾殺之何棄疾志也要之楚虔弑麇則楚比弑虔天下未有弑君

自立者而能保首領以終也虔聞群公子之死也自投于車下曰人之愛子也亦如子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無子知擠子溝壑矣王曰子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右尹子革曰請待于郊以聽國人王曰衆怒不可犯也曰若入於大都而乞師於諸侯王曰皆叛矣曰若亡於諸侯以聽大國之命君也王曰大福不再祗取辱焉五月辛亥王繼於芋尹申文氏則虔之不保虔亦自盡之矣倘所謂天道非耶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
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 八月甲戌
同盟于平丘 公不與盟

按左氏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晉侯使叔向告
劉獻公曰抑齊人不盟若之何對曰盟以底信
君苟有信諸侯不貳何患焉昔之以文辭董之
以武師雖齊不許君庸多矣非藉天子之老則
無以成其盟矣且叔向之謀曰諸侯不可以不
示威乃並徵會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是以

兵威晉諸侯也棄德恃威其誰不貳齊之盟非
齊志也魯同會矣書公不與盟何邾人莒人愬
于晉甲魯朝夕伐我幾亡矣我之不共魯故之
以晉侯不見公使叔向辭曰寡君有甲兵四千
乘在難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况其率道其何
敵之有牛雖瘠憤於豚上其畏不死噫是何言
也晉魯二國而自齒於牛豚晉可量矣則平丘
之與不與於魯固無榮辱也故直書曰公不與
盟非不高晉諱也見盟不足與也穀梁曰公不



與者可以與而不與譏在公也非吳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廬者何蔡隱太子有之子也吳者何陳悼太子
偃師之子也陳蔡滅矣廬吳何以有國棄疾封
之也書歸何陳蔡其所自有非度之所能滅亦
非棄疾之所能封也故書歸若後其故國然此
聖人興滅繼絕之意且不使夷狄割諸夏也公
羊曰其言歸何不與諸侯專封也穀梁曰外未
嘗有國也使如失國辭然者不與楚滅也合而

觀之其義格矣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人叔弓卒去樂卒事

按左傳春將禘于武公戒百官梓慎曰禘之日
其有咎乎吾見赤黑之禘非祭祥也喪氣也其
在泚事乎二月癸酉禘叔弓泚事籥人而卒去
樂卒事禮也愚以爲禘于武公非禮也赤黑之
禘其天示之謹與武宮不敢享矣叔弓以泚事
卒咎之徵也去樂卒事禮之末也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初有星孛于大辰裨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瓊瑋玉瓊鄭必不大子產弗與夏五月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亦不復火蓋四國之火天也象可占也鄭不復火人也變可消也故曰人定亦能勝天夏公孫會自鄆出奔宋

弁豸有言自者此其言自何劉歆以為待放是也待放而後出奔禮也稱公孫會書其實也無疑也胡氏以為爲公子喜時之後而賢之則鑿矣其論出於公羊氏曰奔而言自何畔也畔則曷爲不言其畔爲公子喜時之後語也春秋爲賢者諱善善及其子孫賢者子孫故君子爲之諱也子臧則諱及其裔季札則貶加其身非春秋之旨矣

秋盜殺衛侯之兄繁

衛侯之兄親也以母兄而爲盜所殺罪累及乎衛侯矣然殺公孟者齊約也陰謀而計殺之則



是盜而已矣故書曰盜如書盜賢王大弓非不知其爲陽虎也如綱目書盜殺韓相使累非不以對琴張之言誤之也夫子曰齊豹之盜孟繫之賊女何弔焉蓋不與宗魯之死非以盜殺之盜歸宗魯也宗魯受齊豹畜養之恩而不以告公孟是雖死不足以償其罪也若以春秋爲獄於魯則非矣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 葬景王 王室亂 劉子單

子以王猛居于皇秋 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于王冬十月王子猛卒

上書天王崩下書王室亂則王室之亂景王歿之也王太子壽已卒矣則序次當立者王子猛也而王顧寵王子朝焉故劉蚡單旌則欲立猛而王子遵樊頃子則欲立朝此王室之所以亂也稱亂止於王室者蓋當時京師之外王不得而主焉則其所亂者亦只在王室中耳非能及於天下也劉子單子所輔者正曰以王猛者權



在劉單猛而稱王者與其當立也既與其當立而卒曰王子猛何未成其為君也左傳曰不成喪也公羊曰此未踰年之君也是矣

天王居于狄乾尹氏立王子朝

稱天王者尹氏也非共主也其立不當立見矣

子朝者尹氏也

前書晉人執殺行人叔孫舍矣稱人稱執殺之也稱行人叔孫舍賢之也此書叔孫舍至自晉

危之也又幸之也行人如舍足以重晉矣

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

會于黃父謀王室也而無美詞何王室之亂至是已四年矣而諸侯環觀坐視無有與一旅以請其難者危不持顛不扶則將焉用彼相哉按左傳鄭子太叔如晉范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王室之不寧大國之憂晉之恥也吾子其早圖之獻子懼乃微會於諸侯會于黃父趙簡子令

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戍人將納王夫晉主盟
中夏尊周其首務也使非子大叔之言范獻子
其有憂乎輸粟具戍皆臣子之當為也不加泄
泄之罪足矣又何美之云

有鸛鶴來巢

有者昔無而今有也來者此無而彼來也有鸛
鶴來巢異之也胡氏以為去穴而巢陰居陽位
臣逐君象也是矣師己曰異哉吾聞文武之世
童謠有之曰鸛之鶴之公出辱之鸛鶴之羽公

在外野牲饋之焉鸛鶴昧昧公在乾侯微褻與
攜鸛鶴之巢遠哉遙遙桐父喪勞宋父以驕鸛
鶴鸛鶴往歌來哭童謠有是今鸛鶴來巢其將
及乎信斯言也則國家之禍敗一定而不可逃
與識者當有以辨之

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齊侯言公子野井

季氏逐君公出奔矣而曰孫何為魯諸也為魯
諱則季氏之罪不彰何曰季氏專魯久矣其誰
君之罪固不待駭絕而自見也然公與有責焉



初公欲去季氏告子家懿伯懿伯曰讒人以君
微俾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可爲也公退之伐
季氏殺公之于門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請曰君
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於沂
上以察罪弗許請囚于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
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同求將
合君必悔之弗聽叔孫氏之司馬臨西北隅以
入孟氏殺郕昭伯遂伐公徒與臧蒧探如墓謀
遂行使公能聽子家羈之言從季氏之請則意

如之事君也不數不改惟不自振於平時而欲
驟除於一旦禍之及也不亦宜乎况出奔至齊
齊侯唁公子野井喜千社之致而不以失魯爲
憂則乾侯之死君子已預覘之矣故書公孫于
齊次于陽州若不繫之季氏然春秋之意微矣
公至自齊居于鄆

公初奔齊故書至自齊齊取鄆故公居于鄆
魯公所有也鄆魯邑也而曰居于鄆則專魯者
誰也而季氏之不臣見矣



晏公圍成

圍成者齊師也不曰齊師而曰公者惡齊也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梁丘據乃受申豐之幣錦曲為護言以惑景公公政之則圍成者非齊志也然則昭公無斂于堂堂魯國公不得而有之至借師以圍一邑是謂君不君臣不臣其罪具見矣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按左傳王起師于滑在郊遂次于尸晉師克鞏

召伯盈遂王子朝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圍南宮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曰以者尹氏諸人以之也則奔楚者非子朝志矣尹氏召伯毛伯稱氏稱爵而不名何見其族之大人之衆非一人所能為也胡氏傳極妙

晉士鞅家樂祁犁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
扈

會于扈今成周且謀納公也謀納公公何以不入晉士鞅止之也士鞅何以止受賂於季孫也



觀其謂司城子梁與北宮貞子曰季孫未知其
罪而君伐之請因請亡於是乎不獲君又弗克
而自出也夫豈無備而能出君乎季氏之復天
教之也休公徒之怒而啓叔孫氏之心不然豈
其伐人而脫甲執冰以游魯君守齊三年而無
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有十年之備有齊
楚之後有天之資有民之助有堅守之心有列
國之權而弗敢宣也事君如在國故款以為難
二子皆蓋國者也而欲納魯君款之願也請從

二子以圍魯無成死之二子皆皆辭乃辭小國
而以難復大觀士鞅之言論強弱而不論是非
論天道而不論人倫非直受季孫之賂且亦心
季孫之心也三卿分晉益其機與

鄭潰 公在乾侯

鄭魯邑齊取之以居昭公者也鄭何以潰穀梁
曰潰之為言上下不相得也上下不相得則惡
矣亦讖公也昭公出奔民如釋重負嗚呼居國
而見逐居鄭而鄭潰則公之為君可知矣客寄



執侯窮無所入爲君至此亦可哀矣明書于冊
則君臣之惡固不待駭而自見也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公淹恤在外已八年矣齊晉欲入公而終不得
入者意如不肯入也觀季氏對荀躒之言曰君
若以臣爲有罪請囚于費以待君之察也亦惟
君若以死臣之故不絕季氏而賜之死若弗殺
弗亡君之愚也死且不朽若得從君而歸則固
臣之願也敢有異心聽其言若早辭待命然會

于庭則意如貨士鞅會適歷則士鞅私意如而
晉君皆不得如焉謂季孫不知其罪可乎哉至
公客死乾侯則季氏之罪適于天矣



春秋四傳抄考卷之十二

浦城 徐浦 著

定公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祭
已葬我君昭公

公以十六月薨而喪以六月至又六月而定公
始即位則是君死猶不得入而定公之立亦必
持意如之命而後敢也春秋詳書于策所以誅
亂賊以戒後世者情見乎辭矣及公之將葬也

2025 RELEASE UNDER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春秋四傳抄考卷之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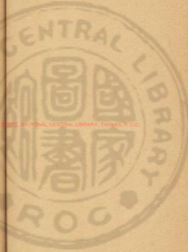
浦城 徐浦 著

定公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祭
已葬我君昭公

公以十六月薨而喪以六月至又六月而定公
始即位則是君死猶不得入而定公之立亦必
持意如之命而後敢也春秋詳書于策所以誅
亂賊以戒後世者情見乎辭矣及公之將葬也

2025 RELEASE UNDER THE EARLY VIEWING PROGRAM



季孫使役如闕公氏將溝焉蔡駕鸞曰生不能
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縱子忍之後必或恥之
乃止季孫問於蔡駕鸞曰吾欲為君謚使子孫
知之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
用之乃止觀季氏之惡君無己其能以有後於
魯乎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
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
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是舉也天子之老在且會十八國之師謀伐楚
也何伐楚為蔡侯也蔡侯以一衰而不與子常
乃留楚三年其為不道甚矣蔡侯歸而請師于
晉晉人請命于周則秦王命行天討孰有正於
此者乃書侵楚何按左傳晉荀寅求貨於蔡侯
弗得言於范獻子曰國家方危諸侯方貳將以
襲敵不亦難乎水潦方降疾瘡方起中山不服
棄盟取恣無損於楚而夫中山不如辭蔡侯吾
自方城以來楚未可以得志祇取勤焉乃辭蔡



侯晉於是乎失諸侯無功而還夫晉貪賄之國也士鞅愛季孫賂而荀躒不入魯公荀寅求蔡侵貨而獻子不果伐楚皆晉國之序也故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觀晉所爲與楚子常等且春秋安得不深惡之哉

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子敗績

吳而稱子進之也何進乎救蔡也不書救蔡何曰蔡侯以吳子則不行言救矣夫吳強大之國也蔡何以能以之公羊氏曰蔡昭公朝楚楚囊

瓦求美裘弗與爲是拘昭公於南郢數年然後歸之於其歸馬用事乎河曰天下諸侯苟有能伐楚者寡人請爲之前列楚人聞之怒爲是與師使囊瓦將而伐蔡蔡請救于吳伍子胥曰蔡非有罪也楚人爲無道君如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時可矣於是興師而救蔡則吳之師是蔡以之也昔請師于晉而晉以賂阻令求救於吳而吳以師從春秋既惡晉則與吳之情見矣

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犁

春秋四傳考

卷之十二

三



此宋行人也何以執於晉聘晉也執行人者晉
侯也何以稱人貶之也何貶爾按左氏樂祁犁
聘於晉趙簡子逆而飲之酒於締上獻揚楯六
十於簡子陳寶曰晉君主范氏今子主趙氏又
有納焉以揚楯賈禍弗可爲也范獻子果怒言
於晉侯曰以君命趙疆而使未致使而私飲酒
不敬二君不可以不討也乃執樂祁然則樂祁
之執以范氏之私怒也以私怒執行人故貶而
稱人

盜竊寶王大弓 得寶王大弓

公羊傳曰盜者孰謂謂陽虎也陽虎季氏之宰
惡乎得國寶而竊之左傳謂陽虎將伐三家而
代之弗勝陽虎脫甲如公宮取寶王大弓以出
非陽虎有也取之以出是盜而已矣穀梁曰非
其所以與人而與人謂之亡非其所取而取之
謂之盜既竊矣又何以復得陽虎歸之也得之
云者既失而復得之幸之之詞也蓋寶王大弓
諸侯之守以示考也一旦入於盜人之手則將



何以見於宗廟故失之書得之書重之也

三月及齊平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公至自夾谷

齊人來歸鄆讎龜陰田

平矣而後會者所以成其平也按公會齊侯于
夾谷孔丘相具左右司馬以從犁彌言於齊侯
曰孔真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
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還曰士兵之兩君
合好而齊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
侯也齊不謀夏夷不辭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

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
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人加於藪書曰齊
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
孔丘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
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侯退而屬其二三大夫曰
夫人率其君與之行古人之道二三子獨率我
而入夷狄俗使寡人得罪於魯侯如何晏子曰
小人之謝過也以文君子之謝過也以質君知
已過則謝之以質耳於是歸鄆讎龜陰之田夫

鄆謹龜陰之田陽虎以之奔齊者也書曰齊人來歸非強取之也乃齊人自以之來歸也齊人可謂服義矣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

圍郕何叛也孰叛之侯犯也侯犯家臣耳一旦以帥叛至勤二卿之師兩圍之而不克則家臣強於大夫矣大夫強而公室弱家臣強而三桓微理之自然無足怪者然叔孫州仇聘於齊齊侯享之曰子叔孫若使郕在君之他竟寡人何

知焉屬與敝邑際故敢助君憂之對曰非寡君之望也所以事君封疆社稷是以敢以家隸勸君之執事夫不令之臣天下之所惡也君豈以爲寡君賜嗚呼魯不令之臣孰若三家州仇知家隸之不令於已曷亦思已之不令於公朝哉可嘆夫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師費成三家之私邑也三家厚自封殖故三都甚完固此其墮之何制於家臣也左氏仲由爲



季氏宰將墜三都於是叔孫氏墮卹季氏將墮
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
入于季氏之宮祭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
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
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然則三家
之弱嘗者此三都也而其受制於家臣者亦此
三都也仲尼三都正之以禮也以禮爲國不惟
三家安而魯亦賴以固矣此聖人之政也

歌以叛 晉趙鞅歸于晉

晉君之失政久矣晉臣之不睦亦有年矣趙鞅
士鞅荀躒荀寅愛路行私自鬲封殖叛晉之兆
識者已預見之矣趙鞅入晉陽拒范中行也春
秋以叛書者誅其意也荀寅士吉射入朝歌初
以韓魏之譖乃不聽齊高彊之謀而遂伐公則
其罪無所辭矣君父無將而况於伐乎三卿皆
叛自其事而論之則趙鞅宜從末減故下書晉
趙鞅歸于晉韓魏爲之請晉侯許其歸而後敢



歸猶繫之晉者未絕之也曰歸于晉者順辭也
此許人改過自新之意見春秋之公恕也若荀
寅士吉射而敢於伐君雖欲為之請亦不能為
之辭矣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蒯聵衛世子也何以出奔衛侯為夫人南子召
宋朝會于洸太子蒯聵獻孟于齊過宋野、人
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豨太子蓋之謂
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少君見我、顧乃殺

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太子太子三顧速
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聵將殺余公執
其手以登臺太子奔宋南子宣淫世子蓋之是
也顧可命陽速殺之乎時靈公尚在蒯聵常有
以處之觀之凱風七子而不怨則蒯聵出奔聵
之自取也靈公不待貶矣

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書滅胡惡之也以胡子豹歸則又甚矣書楚子
何胡亦有罪也豹書名何失國也左傳吳之入



楚也胡子蓋俘楚邑之近胡者楚既定胡子又
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為多取費為二月
楚滅胡胡氏以為書以歸罪豹之不能死位而
與歸也故楚子書爵而胡子豹名則是與楚子
之滅胡也豈春秋之旨哉

春秋四傳私考卷之十三

浦城 徐浦 著

哀公

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漵裏田
及沂西田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
句繹

三卿並將自將也非魯使之也取漵東沂西田
歸之三家也非歸之魯也與師伐國而君不與
聞三家之僭不改其舊矣穀梁曰三人伐而二

楚也胡子蓋俘楚邑之近胡者楚既定胡子又
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為多取費為二月
楚滅胡胡氏以為書以歸罪豹之不能死位而
與歸也故楚子書爵而胡子豹名則是與楚子
之滅胡也豈春秋之旨哉

春秋四傳私考卷之十三

浦城 徐浦 著

哀公

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漵裏田
及沂西田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
句繹

三卿並將自將也非魯使之也取漵東沂西田
歸之三家也非歸之魯也與師伐國而君不與
聞三家之僭不改其舊矣穀梁曰三人伐而二



人盟何也各盟其得也胡氏以為季氏德二家
故以歸叔仲而不取或者其然乎

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穀梁曰此衛事也先齊國夏何子不圍父也不
繫戚于衛者子不有父也胡氏以為治其黨與
不若穀梁之為親切有味也公羊氏曰齊國夏
曷為與衛石曼姑圍戚伯討也此其為伯討柰
何曼姑受命乎靈公而立輒以曼姑之義為固
可以拒之也然則輒之義可以立乎曰可其可

柰何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是
父之行乎子也此說殆不然蓋靈公未嘗有命
廢廟饋亦未嘗有命曰必立輒也按左氏靈公
遊于郊子南僕公曰余無子將立汝對曰郕不
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孟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
君命祗辱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郕為太子君
命也對曰郕異於他子且君沒於吾子若有郕
必聞且亡人之子輒在尸立輒則輒之立也非
公之命明矣安得謂以王父命辭王命哉前書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瞶于戚納者難辭也稱世子未絕於德也不繫戚於衛者未入於衛也合前後所書而觀之則春秋之不與鞅也明矣然則衛當誰立乎先儒曰上告天子下告方伯命公子郢而立之此不易之定論也

五月辛卯拒宮僖宮災

此皆毀廟也其宮何以存不當存也不當存而存則其災也有由矣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拒僖乎聖人之言有深意矣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楚圍蠻蠻氏潰蠻子赤奔晉是以窮來歸也乃聽士蔑之請以計執蠻子何其醜哉故晉書人惡之也曰歸于楚若尊楚然所以卑晉也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荼

陽生當立也何不稱公子非君命也不于之也弑君而歸陳乞何景公謂陳乞曰吾欲立舍何如陳乞曰所樂乎為君若欲立則立之不欲立則不立君如欲立之則臣請立之是立荼者陳



乞也。景公死而會立陳乞使人迎陽生于諸其家除景公之喪諸大夫皆在朝陳乞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願諸大夫之化我也。諸大夫皆曰諾於是皆之陳乞之家坐陳乞曰吾有所為甲請以示焉於是使力士舉巨囊而至于中當諸大夫見之皆色然而駭聞之則闕然公子陽生也陳乞曰此君也已。諸大夫不得已皆遼蹙比面再拜稽首而君之則是立陽生者亦陳乞也陽生立則荼弒矣安得不歸罪於乞。

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邾何罪哉伐邾入邾以其君來其暴甚矣春秋不書滅邾而曰入邾不書執邾子益以歸而曰以邾子益來雖曰諱之實有不可得而諱也

吳伐我

吳伐我為邾故也克東陽舍蠶室獲叔子而盟于城下經皆不書為魯諱也伐邾入邾徒受忠名而遠召吳兵所畏不已多乎謀國者可以監矣



歸邾子益于邾

齊人歸讎及闕

以邾子益乘罪在魯也歸之于邾善其歸也邾子齊出也邾子歸邾則讎闕歸我解怨釋讐利藁末焉然則利人之國而不自謀其國者何益哉

公會吳伐齊戊戌齊侯陽生卒

吳嘗盟我城下矣齊常歸我讎闕矣今乃會吳伐齊則曲在我矣據事直書貶自見也齊悼公死於弑而以卒書何胡氏以為猶鄭伯髡頑弑

而書卒不忍以夷狄之民加中國之君也信矣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楚伐陳宜中國諸侯救之也然卒無有能脩方伯連帥之職者惟吳延州來季子救陳焉春秋書救善之也稱吳不稱子見救在夷狄而敗在中國也

齊國書帥師伐我

魯無故會吳伐齊矣則齊之伐我非過也然皆三家之謀也三家實無能焉齊師及清季孫謂



其率冉有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
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能求曰居
封疆之間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
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
也魯之群室聚於齊之兵車一室嬖車侵矣又
何患焉銳師壓竟旁皇無策吳伐魯而不恥盟
齊伐魯而不能戰三家之弱亦甚矣五月復會
伐齊不度德不量力固春秋之所惡也

甲辰孟子卒

按左傳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取于吳故不書姓
死不赴故不稱夫人不及哭故不言葬小君公
羊曰孟子者何昭公之夫人也其稱孟子何諱
取同姓蓋吳女也書孟子而稱夫人則諱之者
必求其故雖曰諱之實有不可得而諱者矣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公羊曰吳何以稱子吳主會也吳主會則曷為
先言晉侯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其言及吳子
何會兩伯之詞也盡之矣



於越入吳

吳雖太伯之後然入於夷俗久矣一旦恃強而憑陵中國故入吳入楚伐齊伐魯自以為可以主盟諸侯矣春秋初書於越人吳在拍舉之後再書於越入吳在黃地之後是謂螳螂捕蟬而不虞黃雀之在後也書之可以為貪兵無己者之戒矣

春西狩獲麟

麟鳳聖明之瑞也伏羲舜文作而鳳凰出天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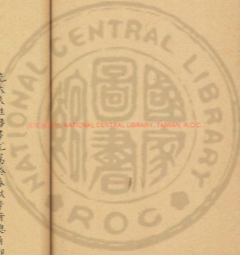
春秋成而麒麟至此理之所有也而非庸衆人之所能識也公羊曰麟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麇而角者孔子曰孰為來哉孰為來哉反袂拭面涕沾袍曰反袂拭面涕沾袍則非所以論聖人矣穀梁曰非狩而曰狩大獲麟故大其過也其不言來不外麟於中國也其不言有不使麟不恒於中國也其用意亦深且遠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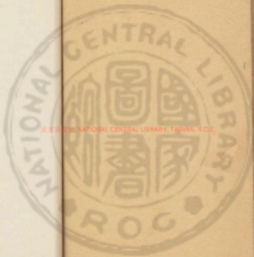


先大夫性嗜書尤篤於春秋芳甫總角即以所著私考授芳讀之茫然莫知端倪時首而截之耳通年未取四傳徐而玩之始知私考之作皆據經以正傳而非因傳以疑經先大夫之用心勤矣而其所以誨訓屬望於芳者懇矣芳不肖無能詩又書謹壽之梓以貽來世云

萬曆歲丁丑十月 不自男德芳百拜跋

孫聯學生薦竊梓





2013.05.08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025.0001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